



467
5



藝能少工夫難盡日淵學誦殊至白首

叢話十二

而謂太貪吝願欲文與勾吳而錢泳大梅溪正輯取燕

或執書者謂其具齊奏辭書卷稟冊年好可以為人翰書

楊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釋名曰書度

也紀度物也無論士農商賈俱所當習惟書之為道甚廣

有心手之妙用有美醜之攸分不可忽也近日書家稍知

執筆便好為人師謂之字館鄉村市井之徒亦紛然雜選

即有一二好天分好筆資皆為其師汨沒何也蓋先知覺

後知原未嘗不可惟不知因材而篤之道但令其臨模已



書合已意而後爲善者此書法之所以日壞而無傑出者也余以爲教人學書當分三等第一等有絕頂天資可以比擬松雪華亭之用筆者則令其讀經史學碑帖遊名山大川看古人墨蹟爲傳世之學第二等志切功名窮年兀兀豈能盡力於斯只要真行兼備不失規矩繩墨寫成殿試策子批判公文式樣便可爲科第之學第三等則但取近時書法臨仿具有奏摺書啓稟帖手段可以爲人傭書而騙衣食者爲酬應之學也然而亦要天分要工夫如無天分少工夫雖盡日臨碑學帖終至白首無成

數

數學通於天文律歷雖爲六藝之一其法廣大精微非淺學所能盡也自周髀算經開其前儀象法要系其後至元明乃大備而國朝尤精實超出於前古 聖祖仁皇帝有御撰歷象考成四十二卷又數理精蘊五十三卷高宗純皇帝又有御定儀象考成三十二卷於圓歷儀象璣衡七政之術無不洞悉其中可以無餘蘊矣其餘明是學者前則有薛鳳祚梅定九江慎修戴東原諸公近時則有錢辛楣屈煥發焦理堂凌仲子張古愚李四香蔣蔣

山諸公稱一時之盛云

射

射爲六藝之一古有鄉射禮載於禮經故今天下儒學俱有射圃原所以教諸生之射者 國朝之制凡八旗子弟十六歲以上俱令習弓矢是行古之道也今蒙師教子弟於小學大義尙未通曉又安知弧矢之爲用乎夫射者但求執弓堅心平體正自然中的亦以養性情備國用故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也余嘗論之今文學諸生有歲科考書院考院課月課甄別諸名目而

武生以弓矢而進者何獨令其荒廢反爲詐人武斷包漕說訟之事乎

今士大夫家子弟年五六歲卽令從師識字隔三五年知識漸開便多嬉戲之事如博奕飲酒唱曲皆可以賊子弟之性情廢讀書之事業雖父師教訓不嚴亦父師之少學問也至如投壺之禮今雖不行亦可使子弟習之以收束其身心其法以十二籌更相爲用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使身如鵠立籌如燕飛能十投九中自心曠神

怡則賢於博奕飲酒遠矣

其長彈琴

余年未弱冠不甚喜笙笛簫管及絃索琵琶之音深有慕乎彈琴而未得其人也遂購一琴朝夕撫弄始從學於鹿裘道士黃忠夫習者有七八曲如良宵引靜觀吟秋江夜泊塞上鴻梧葉舞秋風梅花三弄普安咒之類乃知世之能琴者蓋星羅棋置焉其時有俞宗灝号梅華滕鑒号古明潘奕正号月池孔繼洛号沛霖田英号靜蓮又有夏芝巖計松年華禹玉巖卓雲邵象洲諸人審其音節大略相

同一旦恍然有悟曰琴制雖古音則非古實是今之樂而非古之樂也遂廢棄不復彈蓋音之起山人心生人心不古音豈能古耶殆與笙笛簫管絃索琵琶之音相類似也

琴瑟

琵琶木胡樂馬上所鼓大約起于晉宋齊隋之間至有唐而極盛若賀懷智康崑崙王芬曹保及其子善才皆有傳襲自此歷五代宋元明俱不廢其音急而清繁而瑣白香山詩所謂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者也近時能者甚多工者絕少吾鄉有楊文學廷果精于此技然所

彈者皆古曲非新腔小調之謂也其曲有鬱輪袍秋江雁
語梁州漫月兒高諸名色楊沒後無有傳其學者近惟有
吳門之姚香汀松江之俞秋圃可稱善手以此技遨遊公
卿間亦今之賀老也

著棋

余少時每喜看人著棋娓娓不倦比長偶讀韋曜博奕論
遂深惡之以爲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事何必深究耶人
生數十年光陰迅速則又何必做此癡事棄業忘寢與食
之勾當耶世傳范西平施本菴諸人爲一時國手所刻桃

花泉棋譜奕理指歸諸書直可付之一炬宣和御書
相傳范西平與施本菴寓揚州偶于村塾中夜宿施戲與
館中童子著棋不能勝范更之又不能勝兩人悵然若失
又西平遊驛社湖寓僧寺有擔草者來范與奕數局皆不
能勝問其姓名不荅忽笑曰近時盛稱范西平施本菴爲
天下國手實吾兒孫輩耳奕小數也何必問出身與兒孫
輩爭虛譽乎荷擔而去

摹印

摹印始於秦盛於漢晉以後其學漸微每見唐宋人墨蹟

上所用印章皆以意配合竟無有用秦漢法者至元明人則各自成家與秦漢更遠矣 國初蘇州有顧雲美徽州有程穆倩杭州有丁龍泓故吳門人輒宗雲美天都人輒宗穆倩武林人輒宗龍泓至今不改乃知雕蟲小技亦有風氣運會存乎其間近來宗秦漢者甚多直可超唐宋元明而上之天都人尤擅其妙如歙之巴雋堂胡城東巴煜亭鮑梁侶績溪之周宗杌皆能浸淫乎秦漢者然奏刀稍懈又成穆倩矣習見熟聞易於沾染其勢然也 晉書趙思山陰董小池通守名洵素精摹印罷官後寓京師三十年

無所遇以鐵筆遊公卿間余觀其奏刀却無時習輒以秦漢爲宗然必須依傍古人如刻名印必先將漢印譜翻閱數四而後落墨譬諸畫家無習中邱壑以稿本臨模終是不乘同時公卿大夫之好摹印者如仁和余秋室學士蕪湖黃左田尚書上海趙謙士侍郎揚州江秋史侍御江寧司馬達甫舍人又有紅蘭主人與英夢禪董元鏡趙佩德諸公俱有秦漢印癖者也

汪繡峯

啓淑

歙之綿潭人家本素封以資爲戶部員外郎喜藏古今文籍字畫尤酷嗜印章搜羅漢魏晉唐宋元明

人印極多凡金銀玉石碼瑙珊瑚水晶青金蜜蠟青田昌
化壽山及銅磁象牙黃楊檀香竹根諸印一見輒收至數
萬枚集有詔庵集古印存二十四卷又刻飛鴻堂印譜三
集皆延近時諸名家攢集而成海內傳爲至寶余在秋帆
尙書家與繡峯時相過從見余案頭有一銅印鼻鈕刻楊
惲二字的是漢人繡峯欲豪奪余不許遂長跪不起不得
已笑而贈之其風趣如此惟少鑒別不論精粗美惡皆爲
珍重亦見其好之篤也自稱印癖先生

陳陽山者比長聞光福鎮有徐翁友竹亦擅此技乃投刺
謁之一見傾倒因得見所刻西京職官印錄八卷是按前
漢書百官公卿表爲之考正如淮陰侯韓信鄼侯蕭何依
次刻之吳中篆刻自雲美後又一變矣

近時模印者輒效法陳曼生司馬余以爲不然司馬篆法
未嘗不精實是丁龍泓一派偶一爲之可也若以爲可法
者其在天都諸君乎蓋天都人俱從程穆倩入手而上追
秦漢無有元明人惡習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他如
江寧之張止原蔡伯海錫山之嵇道崑吳鏡江揚州之程

漱泉王古靈長洲之吳介祉張容庭海鹽之張文魚涇縣
之胡海漁仁和之陳秋堂虞山之屈元安華亭之徐漁村
武進之鄒牧村皆有可觀亦何必一定法曼生耶而士
未嘗刻碑買景下讀城一派歸一爲之可也故以爲
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來碑板不下千萬種其書丹之
人有大家書有名家書亦有並不以書名而隨手屬筆者
總視刻人之優劣以分書之高下雖姿態如虞褚嚴勁如
歐顏若刻手平常遂成惡札至如唐騎都尉李文墓志其
結體用筆全與磚塔銘相似王虛舟云必是敬客一手書
而刻手惡劣較磚塔銘竟有天壤之隔又西平王李晟碑
是裴晉公撰文在柳誠懸當日書碑時自然極力用意之
作乃如市僧村夫之筆與玄秘塔截然而兩途真不可解也
唐人碑版如此類者甚多其實皆刻手優劣之故無不
大凡刻手優劣如作書作畫全仗天分天分高則姿態橫
溢如劉雨若之刻快雪堂帖管一虬之刻洛神十三行是
也必殊異其人而刻者自其面目詠轉衣羅繪專也謂不
文氏停雲館帖章簡甫所刻也然惟刻晉唐小楷一卷最
爲得筆其餘皆俗工所爲了無意趣

書法一道一代之名人而刻碑者亦一時有一時之能手需其人與書碑者日相往來看其用筆如爲人寫照必親見其人而後能肖其面目精神方稱能事所謂下真蹟一等也世所傳兩晉六朝唐宋碑刻其面目尙有存者至於各種法帖大率皆由搨本贗本轉轉模勒不特對照寫照且不知其所寫何人又烏能辨其面目精神耶吾故曰藏帖不如看碑與其臨帖之假精神不如看碑之真面目

然胸有成見則恐其將他人之筆法改成自己之面貌如其人不能書胸無成見則又恐其依樣葫蘆形同木偶是與石工木匠雕刻花紋何異哉刻行楷書似難而實易刻篆隸書似易而實難蓋刻人自幼先從行楷入手未有先刻篆隸者猶童蒙學書自然先習行楷行楷工深再進篆隸今人刻行楷尙不精况篆隸乎

選毫

極其妙然豪之中有剛柔利鈍之不同南北中山之互異
每一枝筆只要選其最健者二三根入其中則用之經年
不敗謂之選豪相傳趙松雪能自製筆取千百枝筆試之
其中必有健者數十枝則取數十枝拆開選最健之豪迸
爲一枝如此則得心應手一枝筆可用五六年此其所以
妙也諺云能書不擇筆實妄言耳以是而實難蓋使人自
大凡書家以小筆書大字必薄以大筆書小字必厚其勢
然也功夫淺則薄功夫深則厚其理然也余幼時聞老輩
作書有取香火燒其筆尖然後用之者故其書禿無有鋒
穎以此爲厚不亦謬乎木質土以於于滯萬滯則其

其國製墨

昔人有云筆陳如草墨陳如寶所謂陳者欲其多隔幾年
稍脫火性耳未必指唐宋之墨始爲陳也今人言古墨者
輒曰李廷珪潘谷否則程君房方于魯甚至有每一笏直
數十百金者其實皆無所用余嘗見詒晉齋主人及劉文
清公書凡用古墨者不論卷冊大小幅皆模糊滿紙如滲
如污蓋墨古則膠脫膠脫則不可用任其煙之細製之精
實無所取不過置案頭飾觀而已

說文墨者黑也松煙所成只要煙細東坡所謂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近時曹素功詹子雲方密菴汪節菴輩所製者俱可用如取煙不細終成棄物

硃紙

紙類不一各隨所製近時常用者不過竹料綿料兩種竹料用之印書綿料用之寫字然紙質雖細總有灰性存乎其間落筆輒滲若欲去其灰性必用糯米漿或白芨水或清膠水拖之然後卷在木桿上以椎千硃萬硃則灰性去而紙質堅米南宮製紙亦用是法若欲灰性自退非百餘年不可然其質仍鬆不可用也

箋紙近以杭州製者爲佳硃箋粉箋蠟箋俱可用蓋杭粉細水色峭制度精松江蘇州俱所不及也有虛白齋製者海內盛傳以梁山舟侍講稱之得名余終嫌其膠礬太重不能垂久

書箋花樣多端大約起于唐宋所謂衍波箋浣花箋今皆不傳每見元明人書札中有印花研花精妙絕倫者亦有粗俗不堪者其紙雖舊花樣總不如近今自乾隆四十年

閒蘇杭嘉興人始爲之愈出愈奇爭相角勝然總視畫工之優劣以定賤之高下花樣雖妙紙質粗鬆舍本逐末可發一笑

不銷硯硯

石之出于端州者槩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種種非一類只要質理細發墨易便是佳硯其他名色甚多如鸚鵡眼黃龍紋蕉葉白之類而石質粗笨不發墨則亦安用其名色

近日阮雲臺官保在粵東又得恩平茶院石甚發耶墨五色俱有較端州新院爲優此前人之所未見

石之細而發墨者亦不必端州卽如歙之龍尾蘇之嶠邨

漢宮之瓦當魏晉之宮殿磚松花江之砥石俱可爲硯近又以日本國石爲硯者皆出于通州福山一帶人家墻壁內時時有之相傳爲明時倭寇入江南壓船帶來者其質堅而細甚發墨有黃紫黑三種莫名其爲何石近亦漸少矣

余嘗論硯硯之工全在乎取材不必問做手如硯材不佳雖妙手亦何能爲耶曩時在小倉山房識江寧衛鳧溪手段卻好惟所琢之硯皆是棄材不過陳設案頭與假古銅磁飾觀而已

銅匠

鑄銅之法三代已備鼎鐘彝器制度各殊漢魏而下鐵木並用至唐宋始有磁器磁器行而銅器廢矣鮑照詩云洛陽名工鑄爲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則知古人之精于此技者代不乏人如梁之開皇唐之開元鑄有造像宋之宣和明之宣德鑄有爐瓶則去古法漸遠矣近吳門有甘王兩姓能仿造三代彝器可以亂真又嘉定有錢大田者能仿造壺爵與古無異子秉田亦傳其法嘗爲吳盤齋大令鑄祭器十種爲余鑄金塗塔鐵券又有江

寧人馮錫與者爲余鑄如意百柄蟾鏡一具及帶鉤銅壁靈鐘清磬鍊簫鍊笛書鎮之屬亦能仿商周之嵌金銀此又甘王錢三家所不及也
自鳴鐘表皆出于西洋本朝康熙開始進中國今士大夫家皆用之案張鷟朝野僉載言武后如意中海州進一匠能造十二辰車回轅正南則午門開有一人騎馬出手持一牌上書午時二字如旋機玉衡十二時循環不爽則唐時已有之矣近廣州江寧蘇州工匠亦能造然較西法究隔二層香古來雖有獻壺而對世又非日晷日晷

測十二時者古來惟有漏壺而後世又作日晷月晷日晷用于日中月晷用于夜中然是日有風雨則不可用矣嘗見京師天主堂又有寒暑表陰晴表其法不傳于中國惟自鳴鐘表不論日夜風雨皆可用推此法而行之故測天象又作渾天儀以南北定極衆星旋轉玩二十八宿于股掌之間法妙矣而近時婺源齊梅麓員外又倩工作中星儀外盤分天度爲二十四氣每一氣分十五日內盤分十二時爲三百六十刻無論日夜能知某時某刻某星在某度豪髮不爽令天星旋轉時刻運行一望而知是開千古

以來未有之能事誠精微之極至矣其法口閒開鐘對定

時刻然後移星盤之節氣線與時針切

如立春第一日則將時針切立春第

一線一則得真正中星如夜閒開鐘對定中星然後移時針與

星盤之節氣線切則得真正時刻

玉工

攻玉之工古尙質樸今尙工細故古玉器中以宋做爲最精而本朝製作較宋尤精此亦商質周文之義也近三十年來玉工漸漸改業則賤金玉而貴粟菽矣

周製

周製之法惟揚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創此法故名周製其法以金銀寶石真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瑪瑙玳瑁琿渠青金綠松螺甸象牙密蠟沉香爲之雕成山水人物樹木樓臺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風桌椅窗榻書架小則筆牀茶具硯匣書箱五色陸離難以形容真古來未有之奇玩也乾隆中有王國琛盧映之輩精于此技今映之孫葵生亦能之

嘉慶十九年 圓明園新構竹園一所 上夏日納涼

處其年八月有 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裝修大小

百餘件其花樣曰榴開百子曰萬代長春曰芝仙祝壽二十二年十二月 圓明園接秀山房落成又有 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窗櫺二百餘扇鳩工一千餘人其窗皆高九尺二寸又多寶架三座高一丈二尺地罩三座高一丈二尺俱用周製其花樣又有曰萬壽長春曰九秋同慶曰福增貴子曰壽獻蘭孫諸名色皆 上所親頒

刻書以宋刻爲上至元時翻宋尙有佳者有明中葉寫書匠改爲方筆非顏非歐已不成字近時則愈惡劣無筆畫

可尋矣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刻之書如佩文齋書畫譜駢字類編淵鑿類函及五禮通考諸書尙有好手今則寫刻愈劣而價愈貴矣豈亦有運會使然耶

裝潢

裝潢以本朝爲第一各省之中以蘇工爲第一然而雖有好手亦要取料淨運帶勻用漿宿工夫深方稱善也乾隆中高宗深于賞鑒凡海內得宋元明人書畫者必使蘇工裝潢其時海內收藏家有畢秋帆尙書陳望之中丞吳杜村觀察爲之提獎故秦長年徐名揚張子元戴彙昌諸工皆名噪一時今書畫久不行不過好事士大夫家略有所藏亦不精究裝法故工于此者日漸日少矣

成衣

成衣匠各省俱有而寧波尤多今京城內外成衣者皆寧波人也昔有人持匹帛命成衣者裁剪遂詢主人之性今年紀狀貌並何年得科第而獨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長而後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偃需前短而後長肥者其腰寬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緩者宜衣長至于尺寸成法

也何必問耶余謂斯匠可與言成衣矣今之成衣者輒以舊衣定尺寸以新樣爲時尚不知短長之理先蓄覷覷之心不論男女衣裳要如杜少陵詩所謂穩稱身者實難其人焉

雕工

雕工隨處有之寧國徽州蘇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高宗皇帝六次南巡江浙各處名勝俱造行宮俱列陳設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並銅磁玉器架墊有龍鳳水雲漢紋雷紋洋花洋蓮之奇至每件有費千百工者自此

屋旣成矣必用裝修而門窗榻扇最忌雕花古者在牆爲牖在屋爲窗不過渾邊淨素而已如此做法最爲堅固試看宋元人圖畫宮室並無有人物龍鳳花卉翎毛諸花樣者又吾鄉造屋大廳前必有門樓磚上雕刻人馬戲文瓏瓏剔透尤爲可笑此皆主人無成見聽憑工匠所爲而受其愚耳

造屋之工當以揚州爲第一如作文之有變換無雷同雖數間小築必使門窗軒豁曲折得宜此蘇杭工匠斷斷不能也蓋廳堂要整齊如臺閣氣象書房密室要參錯如園

亭布置兼而有之方稱妙手今蘇杭庸工皆不知此義惟將磚瓦木料搭成空架子千篇一律既不明相題立局亦不知隨方逐圓但以塗汰作生涯雕花爲能事雖經主人指示日日叫呼而工匠自有一種老筆主意總不能得心應手者也

裝修非難位置爲難各有才情各有天分其中欸奧雖無定法總要看主人之心思工匠之巧妙不必拘于一格也修改舊屋如改學生課藝要將自己之心思而貫入彼之詞句俾得完善成篇略無痕蹟較造新屋者似易而實難

竹刻嘉定人最精其法始於朱鶴祖孫父子與古銅玉宋磁諸器並重亦以入貢 內府近時工此技者雖多較前人所製有霄壤之分矣

營造

凡造屋必先看方向之利不利擇吉既定然後運土平地基既平當酌量該造屋幾間堂幾進街幾條廊廡幾處然後定石脚以夯石深石脚平爲主基地既平方知丈尺方圓而始畫屋樣要使尺幅中繪出濶狹淺深高低尺寸貼籤註明謂之圖說然圖說者僅居一面難于領略而又必

以紙骨按畫仿製屋幾間堂幾進衙幾條廊廡幾處謂之燙樣蘇杭揚人皆能爲之或燙樣不合意再爲商改然後令工依樣放線該用若干丈尺若干高低一目了然始能斷木料動工作則省許多經營許多心力許多錢財余每見鄉村富戶胸無成竹不知造屋次序但擇日起工一憑工匠隨意建造非高卽低非濶卽狹或主人之意不適而又重拆或工匠之見不定而又添改爲主人者竟無一定主見種種周章比比皆是至屋未成而囊錢已罄或屋旣造而木料尙多此皆不畫圖不燙樣之過也

雕工日益盛云

乾隆初年吳郡有杜士元號爲鬼工能將橄欖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東坡遊赤壁一方篷快船兩面窗櫺桅干兩檣頭稍篷及舵篙帆檣畢具俱能移動舟中坐三人其中袍而髯者爲東坡先生著禪衣冠坐而若對談者爲佛印旁有手持洞簫啓窗外望者則相從之客也船頭上有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盤盤中安茶杯三盞舟師三人兩坐一卧細逾毛髮每成一舟好事者爭相購得值白金五十兩然士元好酒終年遊宕不肯輕易出手惟貧困極時

始能鏤刻如暖衣飽食雖以千金不能致也 高宗聞
其名 召至啓祥宮 賞賜金帛甚厚輒以換酒士元在
禁垣中終日悶悶欲出不可忽詐癡逸入 圓明園將
園中紫竹伐一枝去頭尾而爲洞簫吹于一大松頂上守
衛者大驚具以狀奏 高宗曰想此人瘋矣命出之自
此回吳好飲如故余幼時識一段翁者猶及見之爲余詳
述如此余嘗見士元製一象牙臂擱刻十八羅漢渡海圖
數寸間有山海樹木島嶼波濤掀動翻天之勢真鬼工也

竹刻

然亦要看學生之筆下何如有改得出有改不出如僅節
屋三間梁朽棟折雖有善手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汪春田
觀察有重葺文園詩云換却花籬補石闌改園更比改詩
難果能字字吟來穩小有亭臺亦耐看

治庖

凡治菜以烹庖得宜爲第一義不在山珍海錯之多雞猪
魚鴨之富也庖人善則化臭腐爲神奇庖人不善則變神
奇爲臭腐曾賓谷中丞嘗言京師善治菜者獨推茅耕亭
侍郎家爲第一然每桌所費不過二千錢咸稱美矣至矣

可知取材原不在多寡只要烹調得宜便爲美饌
古人著作汗牛充棟善于讀書者只得其要領不善讀書
者但取其糟粕庖人之治庖亦然
欲作文必需先讀書欲治庖必需先買辦未有不讀書而
作文不買辦而治庖者也譬諸魚鴨雞豬爲十三經山珍
海錯爲廿二史葱菜蘆蒜酒醋油鹽一切香料爲諸子百
家缺一不可治庖時寧可不用不可不備用之得當不特
有味可以咀嚼用之不得當不特無味惟有嘔吐而已
同一菜也而口味各有不同如北方人嗜濃厚南方人嗜
清淡北方人以肴饌豐點食多爲美南方人以肴饌潔果
品鮮爲美雖清奇濃淡各有妙處然濃厚者未免有傷腸
胃清淡者頗能自得精華

隨園先生謂治菜如作詩文各有天分天分高則隨手煎
炒便是嘉肴天分不高雖極意烹庖不堪下箸
易曰尊酒簋二詩曰每食四簋可知古人飲食儉約不比
今時之八簋十簋始爲敬客也
僕人上菜亦有法焉要使濃淡相閒時候得宜譬如鹽菜
至賤之物也上之于酒肴之前有何意味上之于酒肴之

後便是美品此是文章關鍵不可不知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能掌之味尚亞于
今之南腿不過存其名而已惟魚之一物美不勝收北地
以黃河鯉爲佳江南以螺螄青爲佳其餘如刀魚鱸魚鱖
魚時魚連魚鰻魚必各隨其時愈鮮愈妙若陽城湖之壯
鰻太湖之鼈與鼈終嫌味太濃濁比之鄉會墨卷不宜常
置案頭者也

王輔嗣易經頤卦大象注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蓋古來
已有此語食者不可不慎如河豚有毒而味甚美當烹庖
時必以蘆芽同煮則可解坡公詩云萁蒿滿地蘆芽短正
是河豚欲上時蓋謂此也蝦味甚鮮其物是化生螞蟻蝗
蟲之子一落水皆可變煮熟時有不曲躬者不可食鱸魚
背脊有十二刺應一年十二月有閏則多一刺如正月之
毒在第一刺二月之毒在第二刺以此類推有中之者能
殺人惟橄欖汁可解雞味最鮮不論雄雌養至五六年者
不可食又如蟹者深秋美品與柿同食卽死
刀魚本名紫開春第一鮮美之肴而腹中腸尤爲美味不
可去之此爲善食刀魚者或以腸爲穢污之物輒棄去余

則曰是未讀說文者也案說文魚部鯨飲而不食刀魚也此魚既不食穢從何來耶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何食又收神香彩味美品與林同食則不勝收也飲食一道如方言各處不同只要對口味口味不對又如人之情性不合者不可以一日居也此雖世中之常事近人有以菓子爲菜者其法始于僧尼家頗有風味如炒蘋菓炒葶薺炒藕絲山藥栗片以至油煎白果醬炒核桃鹽水熬花生之類不可枚舉又花葉亦可以爲菜者如胭脂葉金雀花韭菜菊花葉玉蘭瓣荷花瓣玫瑰花之類

愈出愈奇

喜慶家宴客與平時宴客絕不相同喜慶之肴饌如作應制詩文只要華贍出色而已若平時宴飲則烹調隨意多寡咸宜但期適口卽是嘉肴或有問余曰今人有文章有經濟又能立功名立事業而無科第者人必鄙薄之曰是根基淺薄也又曰出身微賤也何耶余笑曰人之科第如盛席中之一鸞肉本不可少者然僅有此一鸞肉而無珍饌嘉肴以佐之不可謂之盛席矣故曰經濟文章自較科第爲重雖出之捐職亦可以

治民珍饌嘉肴自較饜肉更鮮雖出之家廚亦足以供客
堆假山者國初以張南垣爲最康熙中則有石濤和尚
其後則仇好石董道士王天子張國泰皆爲妙手近時有
戈裕良者常州人其堆法尤勝于諸家如儀徵之樸園如
臯之文園江寧之五松園虎邱之一榭園又孫古雲家書
廳前山子一座皆其手筆嘗論獅子林石洞皆界以條石
不算名手余詰之曰不用條石易于傾頽奈何戈曰只將
大小石鉤帶聯絡如造環橋法可以千年不壞要如真山
洞壑一般然後方稱能事余始服其言至造亭臺池館一
切位置裝修亦其所長

製砂壺

宜興砂壺以時大彬製者爲佳其餘如陳仲美李仲芳徐
友泉沈君用陳用卿蔣志雯諸人亦藉藉人口者近則以
陳曼生司馬所製爲重矣咸呼之曰曼壺
儀徵李艾塘精于音律謂元人唱曲元氣淋漓直與唐詩
宋詞相韻頡頏近時則以蘇州葉廣平翁一派爲最著聽其

悠揚跌蕩直可步武元人當爲崑曲第一曾刻納書楹曲譜爲海內唱曲者所宗謂元人曲曲示其精而與書譜近士大夫皆能唱崑曲卽三絃笙笛鼓板亦嫻熟異常余在京師時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程香谷禮部之鼓板席子遠陳石士兩編修能唱大小喉嚨俱妙亦其聰明過人之一端

十番

十番用緊膜雙笛其聲最高吹入雲際而佐以簫管三絃緩急與雲鑼相應又佐以提琴鼉鼓其緩急又與檀板相應再佐之以湯鑼衆樂旣齊乃川羯鼓聲如裂竹所謂頭似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方稱能事其中又間以木魚檀板以成節奏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色憶于嘉慶己巳年七月余偶在京師寓近光樓其地與圓明園相近景山諸樂部嘗演習十番笛每于月下聽之如雲璈疊奏令人神往余有詩云一雙玉笛韻悠揚檀板輕敲徹建章太液池邊花外路有人背手聽宮墻

梨園演戲

梨園演戲

高宗南巡時爲最盛而兩淮鹽務中尤爲

絕出例蓄花雅兩部以備演唱雅部卽崑腔花部爲京腔
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班余七
八歲時蘇州有集秀合秀擷芳諸班爲崑腔中第一部今
絕響久矣

演戲如作時文無一定格局只須酷肖古聖賢人口氣假
如項水心之何必讀書要象子路口氣蔣辰生之愬子路
於季孫要象公伯寮口氣形容得象寫得出便爲絕構便
是名班近則不然視金釵琵琶諸本爲老戲以亂彈灘王
小調爲新腔多搭小旦雜以插科多置行頭再添面具方

稱新奇而觀者益衆如老戲一上場人人星散矣豈風氣

使然耶

一雜戲

按文獻通攷雜戲起于秦漢門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則今
世之測變器物及弄缸弄碗諸劇愈出愈奇皆古所無也
道光初年以出國喪不演戲大家酒館輒以戲法弄碗雜
以詼諧爲佑觴之具自此風行一時同鄉言心香通守嘗
置酒招余戲書二絕云空空妙手能容物疊疊清言欲笑
人謾道世閒人作假要知凡事總非真踢球弄碗真無匹

舞劍緣竿未足多觀者滿堂皆動色一時里巷癡絃歌惟
攷元吳淵穎有椀珠詩云椀珠聞自宮掖來長竿寶椀手
中迴似卽今之弄椀也可補古雜戲之缺言小香戲
雜戲之技層出不窮如立竿吞劍走索壁上取火席上反
燈弄刀舞盤風車簸米飛水頂燭摘豆抽籤打球鉛彈攢
梯弄缸弄甕大變金錢仙人吹笙之類一時難以盡記又
有一老人年八十餘能以大竹一竿長四五丈豎起獨立
竹竿頭上更奇不知操何術也他如抽牌算命蓄猴唱戲
弄鼠攢圈蝦蟆教學螞蟻鬥陣等戲則又以禽獸蟲蟻而
爲衣食者也

科第

贊記十三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種德

吾鄉鄒于度忠倚前身相傳為金山寺老僧明末有新狀
 元舟過金山者觀者咸歎羨之老僧曰狀元亦人為之耳
 有何難哉崇禎庚午科于度之父名兌金者挾重貲赴金
 陵鄉試淮舟中忽起大風行舟多覆鄒君啟其篋指謂
 人曰吾財不吝有救得一人者予十金於是人爭赴救溺
 者皆活而金亦盡矣老僧于山上見之曰此人有德吾可

科第

一

去矣遂入定坐化是科鄒君中式歸見老僧入室而于度
生日本朝順治九年壬辰于度果狀元及第

陳理山陰人字厚菴康熙初官廣西平樂府司獄因入籍
孔兵之亂曾救釋被掠婦女千餘人恐不得脫遂自燒其
廬事平回籍幸獲無恙後長子允恭登康熙三十三年甲
戌進士官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次子廷綸登三十九年庚
辰進士官安徽廬州府知府孫齊襄應雍正七年保舉員
良方正科歷官至江西廣饒九南道次齊叡江南鎮江府
通判次齊賢陝西州知州次齊芳湖北監利縣知縣次

齊庶刑部直隸司員外四人皆雍正元年同榜舉人次齊
綬恩蔭生次齊紳中乾隆十七年壬申進士授翰林院
編修至其曾孫聖瑞官刑部陝西司郎中聖時官山東道
監察御史聖傳官福建臺灣縣縣丞殉賊匪林爽文之難
世襲雲騎尉聖修官雲南府通判皆舉人立孫廣寧以襲
雲騎尉世職歷官壽春兗州騰越三鎮總兵官與余爲總
角交故能知其家世如此

崑山徐健菴司寇之祖贈公某於明時嘗爲常熟嚴文靖
公記室時三吳大水贈公代具疏草請賑文靖猶豫未決

筮之曰囑卜者第曰吉乃請於朝全活無算生子開法於
鼎革時有鎮將某寇掠婦女數百人鎖閉徐氏空宅大樓
嚴命開法監守開法悉縱之送還其家遂將空宅焚燒及
某來索取曰不戒於火俱焚死矣某默然而去開法連舉
三子元文中順治己亥狀元乾學中康熙庚戌探花秉義
中康熙癸丑探花

吳縣東洞庭山嚴氏明季以貲雄於鄉順治乙酉以賑濟
難民傾其家至嚴曉山家業又裕乾隆乙亥歲大稔曉山
倡捐穀米同耆善士放賑四鼓卽起始終理其事不假手

僕從夢神告曰汝家乙年種德當於乙年受報至乙未歲
曉山子福中會元入翰林乙卯歲福子榮亦入翰林官至
杭州府知府道光乙酉歲榮子良裘又中舉人良裘胞弟
良訓辛卯壬辰鄉會聯捷又入翰林

吳門蔣憲副公改葬貞山堪輿云大不利於長房公冢媳
盛夫人謂其子榮祿公之遠日子姓至多若僅不利於我
無妨也榮祿素孝聞母命卽以言達於各房爲憲副公改
葬焉時盛夫人弟御史符升曰此一言已種陰德堪輿之
說且將不驗論時日生剋當于丁年發長房後榮祿公子

光祿少卿文瀾舉康熙丁巳禮部主政文淳舉康熙丁卯
自此孫曾逢丁年成名者相接踵乾隆丁酉順天三世同
榜時少司馬元益自江西學政任滿還各朝朝士賀之公
曰此吾高祖母一言種德之餘澤也

雲廷陰德甚多嘗於除夕有
災蘇書名慧隆吳縣諸生父國維由進士歷官貴州右叅
政嘗平蠻寇之亂民德之蘇書乃敘次歷官政績走數千
里請祀於閩於浙於黔吳人稱公孝行子彤自幼穎悟中
丁未狀元孫曰藻乙未榜眼曰芑戊戌進士曾孫敦

一 義俱

錢

土文莊公

雲廷陰德甚多嘗於除夕有

販者索僕所負

又他主告之故販遽肆咆哮公

即代償之又一日家人市帚賣帚者既去復來云失其一

公償錢賣帚者睨視謂曰使汝不匿帚肯與我錢耶人

咸謂公公怡然也其忠厚類如此封公登雍正丙午鄉試

六莊中乾隆乙丑探花官至禮部尚書

張映葵字筠亭長岸生好學能文敦行不怠賴硯田盡心

教貧無修脯者無異視也從學五百餘人成進士者濟

濟後以拔貢任天長教諭旬課月試寒暑不倦成就甚衆

嘗攝縣篆有廉聲以賑荒積勞成疾卒於官祀鄉賢子光焯孫鳳翼相繼科甲

石琢堂殿撰爲諸生時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凡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與夫得罪名教之書悉納其中而燒之一日閱四朝聞見錄內有劾朱文公一疏痛詆文公逆母欺君竊權樹黨并及閩閩中穢事有小人所斷不爲者竟敢形書奏噴以污蠖之凡編書者亦逆知後人之必不信也且僞撰文公謝罪一表以實其過閱竟不勝髮指拍案大呼思欲盡購此書以付諸火而苦無資也夫八村氏時菴侍

郎姪孫女頗明大義欣然出奩中金釧助之遂遍搜坊肆得三百四十七部悉燼於孽海中是年登賢書至庚戌歲遂大魁天下後官至山東按察使

太倉李學字仁山父維德以節儉起家力行善事學有父風見人緩急必周濟之而推誠相與益以積德行善爲事延師課子必敬必恭生五子長錫恭中嘉慶丙辰進士官翰林次錫信乾隆癸卯舉人錫瓚己酉舉人錫惠錫晉嘉慶辛酉同登鄉榜

姚秋農總憲中嘉慶己未狀元臚唱之前一夕京師人有

夢迎天榜者見金牌二道上書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八大
字蓋姚高祖陳臬江南曾以事活萬人知其有陰德之所
致云

立品

科名以人重人不以科名重旨哉是言吾邑錫金兩學儀
門前明時有一榜九進士六科三解元兩匾志一邑科名
之盛也 本朝順治丁亥己丑兩科皆中十一人自壬辰

至甲辰六科中有四鼎甲

壬辰狀元鄒忠倚乙未探花秦
鉞己亥榜眼華亦祥甲辰探花

周弘三元備焉

解元范龍
會元秦鉞

前明未有此盛康熙中修學有欲

易此二匾者一士人爭之曰匾不可去也九進士中有高
忠憲三解元中有顧端文皆一代名賢豈可去乎至今尚
仍舊額

康熙初有人見趙恭毅公申喬應童子試儀容肅穆言語
安詳寓一樓終日兀坐不聞有步履聲欬之聲後中進士
官至尚書立朝謇諤為一代名臣

科第之得不得在衡文之中不中與其人之人品學問原
不相涉不是中鼎甲掇巍科者就有學問也梁溪雜事載
明初開科時諸生大比文在高等者必得縉紳三老保舉

生平無過方准入試其結狀分欸至十餘條永樂初邑中有徐紹德者以會其倡女飲酒爲鄰人所詰降廩不與試其遴選人材如此其重云中不中與其人之人品學問狀元會元解元雖三年內必有一人然其名甚美婦人女子皆所健羨一隔數年便茫然不復能記其名矣須其人

有功業文章膾炙人口者方能流傳卽如三元翁覃溪先生嘗考過自唐至今計有十三人所傳者惟宋之王曾明之商輅而已

馮鈍吟先生嘗言子孫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長者與其出一喪元氣的進士不若出一能明理的秀才昔江陰有某進士者少無賴不齒于中式後鄉人不禮焉有一士人曰公等誤矣凡人中過進士原該稱呼老先生譬如呼牛爲牛呼馬爲馬勢不能稱其爲牛馬也故讀書人必先立品

孝感

彭一菴名瓏字雲客長洲人方言矩行士林推重舉京兆試謁選留都忽心動急南還父病正篤闔五晝夜而歿人謂誠孝所感服闋補長寧令潔已愛民以不善事上官受

誣被揭其子定求間難赴粵焚香籲天事得白公回籍殯
葬父母畢懸親遺像於書室中寢興出入必拜告終其身
如此後定求中會元狀元曾孫啟豐亦會元狀元官至兵
部尚書啟豐子紹觀紹升孫希濂希洛希鄭曾孫蘊輝俱
中進士科甲不絕

吳編修廷珍字叔琦吳縣人幼孤奉母極孝十八歲遊庠
後夢神謂曰汝壽止二十汝知之乎吳夢中驚泣曰修短
固定數但無以報老母奈何神曰既有此念自可延生但
須努力行善耳驚而悟卽奉立命功過格實力奉行閱六
年戊辰登鄉薦忽夢遊神廟殿闕巍峩旁有人謂曰汝得
鄉舉乃力行功過格之報也從此益自奮勉奉行愈力并
將功過格諸善本參酌採輯刊刻行世嘉慶辛未以第三
人及第

求籤

康熙己未編修徐逸少先生公車北上禱其鄉大乘菴土
神得一籤後二語云今日杏園沉醉後聲聲報道狀元歸
徐大喜以爲必登大魁是科一甲一名乃常熟歸允肅也
而先生亦捷南宮授庶吉士云

吾鄉王殿撰雲錦康熙庚午舉南闈至丙戌年年五十矣
擬不與禮部試求籤於關帝廟有五十功名志已灰誰知
富貴逼人來之句乃赴京遂捷南宮大魁天下
關聖帝君籤有前三三與後三三之句酆小山教授雲倬
爲諸生時祈得之乾隆癸卯鄉試中三名閱十年癸丑會
試中九名毛養梧主政繡虎嘉慶己卯鄉試亦祈得之是
科中三十三名道光壬午會試中式亦三十三名未幾歿
于京邸年三十三歲又一士子祈得是籤中六十六名
蘇城蔣騰越公配黃淑人懷孕時遣嫗禱於韋馱神得一

籤云懷孕生男已有期後來金榜掛名時旋生長子曾忻
越十年復懷孕又得是籤生四子曾煌後兄弟俱中甲乙
科曾忻爲長沙知府曾煌爲郴州知州又是籤旁註有綿
長寶貴字曾忻於長沙任題陞長寶道尤驗
嘉慶甲子科江南鄉試長洲蔣廣文景曾於關帝廟祈得
一籤有云自南自北自西東及入場首題爲謹權量至四
方之政行焉文後比卽用此句下股對無黨無偏無反側
主考戴可亭先生以經語現成密圈批中

未竹夢

朱竹垞檢討於康熙辛酉主試江南拔胡任輿領解初胡
夢有人授以詩有手弄雙丸小天下之句而久困公車至
甲戌會試題爲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章
試後謁其房師趙恒夫於寄園恒夫曰子必大魁也廷對
果第一
吾邑趙舜儀寄居妻族康熙乙酉春夢有人告曰今科解
元教場巷趙姓也趙訪之巷中並無趙姓應試者舜儀乃
重價得巷內數椽遷居以應所夢及榜發解元爲黃音果
居巷內庠姓趙也鬼神之弄人殆不可曉

康熙戊子科蘭谿鄭孝廉集 系有弱症入闈復發倦極朦
朧夢人語云子中式須待三十五百年醒而大恚明早得
孟子題乃由堯舜至于湯二節也甚喜揮毫如意遂與鄉

薦

雍正癸卯以 登極連開鄉會 恩科范浣浦咸先一歲
夢泥金報捷有齊第五三字及鄉試題乃子華使於齊一
節會試乃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節皆齊字在第五范遂
聯捷入翰林

寧河崔解元鳳集乾隆庚辰赴試祈夢有功名祇在草橋

頭之句醒而不解行至草橋正演紅梨記趙解元事是科
果掄元

吾鄉有顧東田者名與沐曾宿關帝廟夢一人屠狗而去
其心又一人殺牛而去其首皆置東田前醒而惡其不祥
後中式戊午科舉人始悟戊去心爲戊牛去首爲午也

蘇州蔣古愚學博秉鐸穎上督課諸子甚嚴時穎上人有
兒童都識孔夫子祖父當如蔣老師之句古愚子國華乾
隆庚午舉人丁丑進士官至永平守國萃庚辰辛巳聯捷
官中翰惟長子學文富於學屢躋南北闈古愚憂之甲申

元旦夢家中廳聯更換上聯長子克家居易俟命下聯二
人同心頌詩讀書落款鍾離子彭錢書古愚醒後以告學
文學文愈加發憤每日三文一詩寒暑不輟明年乙酉舉
京兆試書經房南元次題君子居易以俟命一節從弟禹
邁同榜以詩經房中式主考同鄉彭芝庭大司馬爲正滿
洲鍾公名音爲副也

吳香亭玉綸登乾隆辛巳恩科進士先於戊寅年除夕
夢竈神引至一處列坐十神而九神起立開鐵櫃示以金
牌有古篆二十餘字可辨送公登舟岸旁鳴金伐鼓見洪

濤中一蛇緣楫而上一蛇從空而降寤以告觀察公玉衡
公之兄也謂公必中蛇者已也金屬辛其歲適 聖壽
開科乃取金牌中字改名玉綸至是果中會榜時公年纔
三十耳見湘船閣學所撰年譜

李石渠先生名殿圖嘗官福建按察使少時祈夢卜科第
夢神語之曰遇亨而通不解所謂乾隆乙酉中式北榜出
劉侍讀亨地房丙戌會試盧學士文昭薦中撥入紀太僕
復亨房夢始驗

蘇州何一山中翰桂馨入泮前夢中得詩云第一才名第

一仙聲華好並李青蓮世人莫笑詩腸澀匹馬秋風落照
前後中甲科授庶吉士散館 欽定一等第一授編修及
翰詹大考以詩中錯字列下等改授中書何下名卽李重
翰也則秋風落照前五字悉應矣
涇陽怡廷相鄰居有村學究夜夢城隍廟前有大紅緞金
書云庚子科解元柳邁祖八大字遂以夢告之廷相廷相
卽於是科中式其榜首果柳邁祖也

鼎甲

順治十年江南學政石公申歲試案遲遲不發旣而謂諸

生日余苦心力索得三狀元是以遲滯一崑山徐元文一
吳縣繆彤一長洲韓勣石公召韓謂之曰子文元氣渾涵
如玉在璞中其光必發然光燄太藏不在其身將在其子
孫乎後徐繆兩人俱中狀元韓以青衿終其身其子莢果
中癸丑狀元始知石公巨眼文有定評如此
順治乙未會試題詩可以與七句會元秦弒卷本房以爲
平而棄之會 世祖作此題典試官探知破題爲詩教
有七急欲索七股格者以定元遍索不得再翻落卷得秦
文正七股遂置第一及進呈 世祖大稱賞硃筆濃圈

擊節不置臚唱日一甲至二名不及秦

世祖色變至

第三名爲秦弒

世祖乃大悅拍案曰吾意此人必鼎

甲也 賜袍服特比狀元一時稱之以爲異數

順治戊戌狀元爲常熟孫公承恩

世祖甚器重之時

公生子入朝

世祖問曰爾子曾取名乎公對曰未也

世祖曰爾是狀元盍名爲元旣而曰狀元是爾已做

過將來必爲宰相當名曰相後公隨 駕冒風寒未幾卒

其子相坎軻終身

蘇城吳氏始祖瑩明時葬在胥門外桐涇與七子山相對

有術者過其地曰此吉壤也逢壬戌當發惟先旺女家耳
及嘉靖壬戌申文定公時行中狀元申爲吳壻天啟壬戌
陳文莊公仁錫中探花陳爲吳甥康熙壬戌彭太史寧求
中探花彭爲吳壻乾隆壬戌陸明府桂森中進士陸爲吳
甥嘉慶壬戌吳裔孫棣華殿撰廷琛始中會狀道光壬辰
廷琛堂姪鍾駿又中狀元

韓文懿公棻字元少家故貧能力學性嗜酒有李太白風
其爲文也原本六經出以典雅不蹈天崇決裂之習補博
士第子員以欠糧三升爲奏銷案黜革旋冒籍嘉定拔取

後又以攻訐除名應吳邑童子試題係狂者進取一句

或云

其在宗廟
朝廷一句

邑宰見其文以爲不通貼文於照牆不取時海

寇作亂蘇郡中有駐防兵來守韓公家居婁門其屋盡被
圈封爲屯兵之所其裝摺尙欲著房主辦理公旣無居益
落魄不偶迨崑山徐大司寇乾學來蘇方夜寢有門生候
于門者爭誦公之文以爲笑柄徐聞之急問公姓氏曰此
文開風氣之先真盛世元音也次早卽命延見收爲門生
遂引入都中援例中北闈鄉榜康熙癸丑會狀連捷官至
大宗伯噫韓非徐不足以爲師徐非韓不可以爲弟誠千

古知已也
常州莊本淳學士培因少時頗自負才華不作第二人想
乾隆乙丑其兄方耕少宗伯存與榜眼及第時學士猶未
捷南宮也賦詩調之云他年小宋魁天下始信人間有弟
兄後果中甲戌狀元潘芝軒尙書未第時與其兄樹庭中
翰咸爲名諸生有聲鬢序其封翁雲浦參軍索余書楹帖
一聯云老蘇文學能傳子小宋才名不讓兄後芝軒中癸
丑狀元樹庭頗惡此聯爲易去之皆識也
乾隆辛巳殿試時兆將軍惠方奏凱歸高宗隆其

遇亦派入閱卷兆自陳不習漢文上諭以諸臣各有
圈點圈多者卽佳也將軍檢得趙翼卷獨九圈遂以進呈
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上親定甲乙然後拆封
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傳集引見上是日閱卷逾
時見第一卷係趙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且皆
中書而第三卷王杰則陝西人也因特召讀卷大臣問
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對曰未有上卽以三卷互易
趙爲第三人及第傳臚之日三人者例出班跪而趙獨帶
數珠由殿上陞殿遙見以問傳恒恒以軍機中書對且言

昔汪由敦應奉文字皆其所擬也。以上心識之其明日
諭諸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狀元無足異陝西則
本朝尙未有卽與一狀元亦不爲過耳於是趙翼之名益
著

吳中有諺云潮過唯亭出狀元唯亭鎮名也去郡東四十
餘里乾隆庚子六月十八日夜東北風大作海潮洶湧直
至婁關明年辛丑長洲錢湘舫解元榮果中會元臚唱第
一道光辛卯八月潮水又過唯亭其明年壬辰吳縣吳鍾
駿狀元及第是科會元馬學易亦在同城

本朝鼎甲之盛莫盛于蘇州一府而狀元尤多於榜探順
治戊戌科則常熟孫承恩順治己亥科則崑山徐元文康
熙丁未科則吳縣繆彤康熙癸丑科則長洲韓菼康熙丙
辰科則長洲彭定求康熙己未科則常熟歸允肅康熙乙
丑科則長洲陸肯堂康熙庚辰科則常熟汪繹康熙壬辰
科則長洲王世琛康熙乙未科則崑山徐陶璋康熙戊戌
科則常熟汪應銓雍正丁未科則長洲彭啓豐乾隆丙戌
科則吳縣張書勳乾隆己丑科則元和陳初哲乾隆辛丑
科則長洲錢棨乾隆庚戌科則吳縣石韞玉乾隆癸丑科

則吳縣潘世恩嘉慶壬戌科則元和吳廷琛嘉慶戊辰科則吳縣吳信中道光壬辰科則吳縣吳鍾駿也

康熙丁丑科榜眼爲常熟嚴虞惇康熙乙未科榜眼爲吳縣繆日藻嘉慶乙丑科榜眼爲長洲徐頴嘉慶辛未科榜眼爲吳縣王毓吳

順治乙未探花長洲秦鉞也順治己亥探花崑山葉方藹也康熙庚戌探花崑山徐乾學也康熙癸丑探花崑山徐秉義也康熙丙辰探花常熟翁叔元也康熙壬戌探花長洲彭寧求也康熙壬辰探花吳江徐葆光也乾隆乙卯探花吳縣潘世璜也嘉慶辛未探花吳縣吳廷珍也

三元

自有科第以來中式三元者十有一人唐張又新崔元翰宋孫何王曾宋庠楊寘王巖叟馮京金孟宗獻元王宗哲明商輅 本朝則錢棨陳繼昌二人而已

吳中會狀連元者凡六人韓棻彭定求陸肯堂彭啟豐錢棨吳廷琛也惟彭氏一家祖孫會狀其餘則寶應王式丹儀徵陳倓仁和金牲嘉善蔡以臺秀水汪如洋 近時陳繼昌六人也

相傳蘇州解元自明宏治戊午科唐寅以科場事斥革後
總不利長洲范龍吳縣申穉施震銓崑山王喆生吳縣張
兆鵬長洲惠士奇施陸錦薛觀光元和梅賾常熟仲嘉德
崑山孫登標昭文李景訢惟錢棨中會狀顧元熙官翰林
侍講其沈清瑞張祖勳陸仁虎俱不甚顯達亦異事也
吳門蔣時菴侍郎元益字希元中乾隆乙丑會元圓妙觀
道士有李仙隱者戲謂侍郎曰君本三元惜名與字已占
兩元耳初侍郎會試原擬第七名進呈 高宗御筆親
改第一殿試卷以重寫策字不得進呈 高宗每拆一

卷必問會元在那裏問至三阿文端公在旁對以不在內
自六卷以下遂不復拆甲午典試浙江陸陛辭請訓

高宗謂元益曰你是狀元乎元益對曰臣是會元 高
宗曰你很可做狀元可知凡人命名之與遭際竟有暗合
者後錢湘舫閣學棨為侍郎門生且館于侍郎家最久竟
得三元

乾隆乙酉科吳門顧梅坡為龍泉令入闈分校至九月初
四日各房薦卷俱已中定將出榜矣諸房考相聚飲惟一
令尙在房閱卷共邀之某令持一卷出謂此卷可中魁惜

首場第一藝已用藍筆抹奈何諸人取閱咸稱善第已抹無復薦理顧公曰如果欲薦吾能洗之其法將白紙襯用淨筆洗去有微痕加密點焉隨呈薦主司擊節嘆賞卽發刻因魁卷已定置廿餘名外揭榜乃杭州潘庭筠也赴鹿鳴宴見房師某某指梅坡謂潘曰此汝恩師也因告之故潘泥首謝稱門生焉至辛卯會試潘首場遇同鄉友抱病擬曳白潘勸之且示以已作囑其運化其人喜直鈔之餘仍自作病乃愈完二三場闈中兩卷俱薦此人定魁而會元卽潘也後以雷同並黜潘大恚遂成心疾後仍捷禮闈

入詞林官至御史其孫恭壽中道光辛卯 恩科解元

嘉慶戊午科江南鄉試揚州出文武兩解元黃承吉江都人張金彪甘泉人其明年會試會元又江都史致儼也

道光壬辰元旦黎明蘇州正誼書院講堂前有喜鵲數十飛鳴往來山長涇縣朱蘭友先生親見之以爲祥是年會元爲馬學易狀元爲吳鍾駿俱肄業於正誼者 同試南宮康熙乙酉科長洲蔣學海以五經中式是科進 呈題名錄蔣列於解元之前稱五經解元前此無有也

吾邑中父子同榜者前明惟崇禎己卯科秦欽翼及子沂也。國朝康熙乙酉則秦道然與子芝田然父北而子南。雍正壬子則周永禧之與子曰萬皆南榜也。曰萬與弟某同入泮與父同舉鄉試與季弟曰瓚乾隆辛未同捷南宮亦科名異事。

有寧波秀才金法者素有心疾發狂鎖禁者已數年矣。乾隆乙酉年秋試時忽愈遂進場及揭榜中魁選赴鹿鳴宴憶及策內脫寫第三問心恐磨勘罰停會試仍發狂復鎖禁數年而死。

康熙中有長洲周某年纔舞勺應院試遇一癡道人謂周曰功名有路消寒會喜氣全憑一字中不解何義及十八歲入泮則九九也應鄉試數科始中副車聞報日值重陽亦九九也八十一歲以老生欽賜舉人亦九九也歿後以子貴贈官適九十九歲亦九九也消寒之數無不相符亦奇矣哉。

吳門蔣西原中康熙癸巳科鄉榜第四至乙未科又中會榜第四虞山孫子瀟中乾隆乙卯科鄉榜第二至嘉慶乙丑科又中會榜第二又有楊沂秀者貴州定遠人嘉慶甲

戊進士幼時爲童子試縣府察院考俱列第五後鄉會榜亦俱中第五挑選陝西鄠縣知縣掣籤亦第五名人稱爲楊第五尤奇

嘉定秦簪園殿撰爲秀才時曾入韋蘇州祠祈夢終夜目不交睫天明而起覺頭上似有一物以手摸之乃大蜈蚣爲其一夾痛不可忍隔十年後中狀元始悟頭上一甲耳夢神之巧如此

五鄉有蔡瓊枝者曾遇日者言子當得科第然必爲僧乃中耳後入泮學官索贖儀蔡奇貧無所贖學官乃拘而閉之一室瓊枝讀書不輟時場期已逼邑中大半赴金陵會學官他出其夫人偶步外庭聞讀書聲問何人曰生員也夫人曰今試期已迫奈何拘此放之出乃步行赴試將入城門已閉寄宿僧寮是夜衣冠盡被偷兒竊去不得已借僧衣帽服之入城訪友寓始易去是科遂中式果應日者言此康熙初年事

餘姚邵二雲先生名晉涵中乾隆辛卯科會元是科首題爲若臧武仲之知四句是日忽文思澀滯至夜半而首藝尙未成心甚慌惚憶前已丑科落卷內有子在陳曰至狂

簡後二比似可移置不暇脩改而竟直抄之聊以塞責完
篇並不妄思捷獲而主試者閱至此二比遂句句歎賞以
爲空中議論通場所無竟置榜首先生學問素充經經緯
史下筆千言何至有枯索之時而爲帖括題所束縛耶卽
或文思偶滯亦何至抄錄絕不相關之題文耶乃竟以此
得元亦奇矣哉可見時藝一道原可通融是在慧心人能
自得之耳

汲縣林午橋司馬溥乾隆丙午鄉試詩題山呼萬歲因書
帝謂爲三擡詩經帝謂文王乃天帝也遂貼出時畢公沅
爲監臨偶見林卷曰帝謂原該三擡豈可貼耶遂送彌
封是科竟中式至己酉會試捷南宮覆試詩中出句有從
心應莫踰又爲閱卷大臣所貼批云踰字入七虞從無仄
用適和相來見此卷遂將批條揭去仍以進呈莫解其故
咸以爲此人必有囑託而林茫然也隔數年後讀其父高
宗御製詩有從心不踰矩斯貞之句已作仄聲用矣始知
和相記此詩以爲證耳

本朝同邑人而一榜及第者康熙壬辰科狀元長洲王世
琛探花徐葆光也康熙乙未科狀元蘇州徐陶璋榜眼繆

日藻傳臚李錦也雍正庚戌科狀元錢塘周霽探花梁詩
正也乾隆壬戌科榜眼武進楊述曾探花湯大紳也乾隆
乙丑科狀元武進錢維城榜眼莊存與也嘉慶辛未科榜
眼吳縣王毓吳復姓吳
改名英探花吳廷珍傳臚毛鼎亨也

祖孫父子兄弟同科者江西奉新縣有甘汝來與其父萬
達弟汝逢子禾雍正丙午同舉於鄉惟汝來官至尙書

國史有傳父子同登進士者乾隆己未科烏程費瀛子蘭
先甲戌科嘉善周翼洙子升桓辛巳科太興邵自鎮子庚

會嘉慶甲戌科仁和陸堯春子以烜也三世同榜者乾隆
丁酉科順天榜眼 蔣會煌與其弟業謙姪元復姪孫榮

也嘉慶甲子科華之子景會與其叔祖元封同登江南
榜叔瑛順天榜又與一世同科

本朝同胞兄弟同登進士者順治三年丙戌科膠州法若
真法若貞六年己丑科烏程姚延啓姚延著康熙六十年

辛丑科宜興儲大文會元弟儲郁文儲雄文俱同榜雍正
五年丁未科宜興儲方慶儲善慶八年庚戌科福山鹿廷

璜鹿廷瑄乾隆元年丙辰科歸安沈涵沈三曾且聯名入
翰林二年丁巳科歸安潘汝誠潘汝龍十三年戊辰科涿

州劉湘劉洵三十四年己丑科長洲張學庠張學賢大興
黃叔琬黃叔璫山陰沈詩李沈詩杜二人本學生乾隆二
十二年丁丑科長洲彭紹觀彭紹升三十七年壬辰科咸
寧賈策安賈策治四十三年戊戌科大興邵自昌邵自悅
五十二年丁未科靈石何元烺何道生六十年乙卯科烏
程王以錡中會元胞兄王以銜卽中第五廷對狀元嘉
慶四年己未科大興俞恒澤俞恒潤滿 廉善廉能同登
鄉榜同中進士十六年辛未科固始 蕃祝慶揚
同胞兄弟俱中甲科者崑山徐乾鑿 樹穀炯樹敏樹
屏駿兄弟五人俱中進士長洲張孟球之子學庠紹賢應
造企齡景祁兄弟五人俱中 榜學庠紹賢同榜進士應
造亦中進士大興金澍金 金潢金淇金濬又邵自昌邵
自華邵自悅邵自本邵自和邵自翼邵自彭則六正榜一
副榜代州馮履咸馮履豫馮履泰馮履豐馮履謙亦同中
甲科又鄒平李鵬九兄弟五人俱中鄉榜內中兩進士太
倉李錫恭兄弟五人亦俱中鄉榜惟錫恭中進士
弱冠登第者順治丁亥王熙年二十一乙未伊桑阿年十
六戊戌陳廷敬年二十辛丑 康熙己未李孚

青年十六辛未黃叔琳年二十庚辰史貽直年十九壬辰
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勵宗萬年十七雍正庚戌嵇璜年二
十乾隆丁巳德保年十九蔣麟昌年十九乙丑夢麟年十
八戊辰朱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紱年二十甲戌戈源年十
九丁丑彭紹升年十 年巳秦承恩年二十丙戌祥鼐年
二十甲辰蔣攸銛文 十九嘉慶辛未侯官李彥章年
十六長洲一邑中蔣坵彭紹升二人而已 欽賜
道光乙酉科廣東鄉試有陸雲從者年一百二歲 欽賜
舉人陸赴鹿鳴宴房師戲謂之曰三場辛苦還能耐耶陸

對曰百歲蹉跎竊自慚耳詢其何年入泮陸曰鄉先達莊
有恭中狀元之年門生已應童子試第二次去年歲試始
入泮也其明年丙戌會試又 欽賜國子監司業銜實年
一百又三歲京師哄然咸往觀之貌如六十許人耳聰目
明步履甚疾 賦王從同代賦再春林園前蘇進士元龍
吳門周存喜放生嘗作放鯉詩末句云儻若乘龍去還施
潤物功後入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結句不佳忽憶
放鯉詩因以三語作結主司嘉賞遂中式 梁同平文獻亦
陽湖趙甌北先生中乾隆庚午鄉榜其外孫湯文卿錫光

又中嘉慶庚午鄉榜先生賦詩云我方重赴鹿鳴筵且喜
東床有後賢一代賓興傳異事外孫外祖聚同年文卿亦
賦詩呈先生云騷壇一代主齊盟少小相依識性情難得
母家成宅相竟於甥館繼科名翹才也算登黃閣執拂曾
經侍碧城但願王筠同外祖再看春榜問前程

一百武科

馬全初名瓌乾隆壬申武探花官福建遊擊與同官某狎
語失歡奮拳相角某敗走全騎追之及城濠橋上相搏俱
墮濠水中觀者解紛至督轅全復大譁事聞制府俱爲叅

効時年未三十耳遂罷官流落京師相國傅公惜其材勇
留京營教習己卯科改名全又中式武舉其明年聯捷廷
試技勇冠多士又中狀元前後兩榜鼎甲亦所未聞

歸安胡某恂恂爲善人極風雅勉子弟讀書不許馳射所
生四子長元龍次躍龍三虬龍四見龍俱中武進士元龍
官廣西左江鎮總兵官躍龍官江蘇揚州營遊擊虬龍官
陝西新安鎮總兵官見龍官山東濟寧衛守備元龍次子
開璉以武舉官廣東龍門協副將躍龍二子亦中武舉胡
某四授誥封年八十餘而卒以同懷四人而俱中武進

已七八百年今雍正三年乙巳至道光辛巳甫九十六年而瑞應已五見實我朝億萬年無疆之祥瑞也

彩雲

嘉慶庚辰七月初九日申初東月將升忽見西南方彩雲滿天縣巨西北五色陸離不可名狀三十四五更時俱有白雲如龍從天河而下若煙非煙凌空天矯日出始散

水牛

國初安東縣長樂北鄉名團墟鄉民張姓者畜水牛百頭入水輒失其一一夕張夢牛云我已成龍與桑墟河龍鬪邱三近者是勝國遺老削髮爲僧名正詣學問淹博工書法何義門先生總角時業師也年八十一盥漱而逝有白蛾從鼻孔中飛出

烏城

順治十六年嘉定縣東南鄉有烏數千營一巨巢四圍戶牖儼如城堞土人毀之計柴三百餘擔明日復營謂之烏城

銀變蝦蟆

常熟桂村有何太素者作麵店生理適有人還銀十兩卽

置於麥圃中一傭工人見而竊之隨逃出行不半里許覺身畔蠕蠕而動乃走至荒墳取銀解視則盡變蝦蟆躍入草中於是仍歸供作迨後太素尋覓此銀其人直言所以乃與其跡之則銀固儼然在也此康熙初年事

一產四子

康熙二年山陰縣寶盆陳姓婦一產四子腹上微見鱗甲十年五月單港民家有猪生十二隻皆四耳載縣志袁簡齋詩話載直隸完縣亦有一產四男者又金陵伍少西之妻十六乳而產三十二男不雜一女又有王殿臣者紹興

不勝君可於吾角上繫二刀以助之乎張旦起視羣牛中誰可繫刀者有一牛最大腹下起鱗如龍然遂以雙刃繫之次日大風雨桑墟河龍傷一目遁去此牛遂入大河化為龍今過大河諱牛字過桑墟諱瞎字否則風濤立至矣丁丑秋日余遊海州雲臺山聞之舟人所述如此亦載海州志

聚寶珠

順治間福建漳州平和縣范某妻夜起見地上有紅光從暗中取所帶冠子罩住以火燬之得一大珠藏妝匣中匣

惟一簪明日啓視得簪無數珠在其底始知爲聚寶珠也
因試以金銀無不然者其妻常以佩身家日殷富後改葬
其親與妻同在墓上及啓壙有無眼白蛇一條見風化水
是日取視珠遂無光試之亦不驗矣

道士驚

嘉興紫虛觀 國初有道士薛存素者爲含山盜所劫索
金不與盜殺之視其首乃鶩也存素仍無恙盜異而釋之
王澹人有化鶩堂記

邱三近

潞家莊人其婦六胎而得十二男此乾隆中年事

珠光

康熙五年寶山縣民見海中一蚌長約四五丈許中銜一
珠如小兒拳時時吐納白光亘天俄有五龍盤旋其上霎
時間風雨晦冥一白龍奮爪攫珠爲蚌所啣良久始脫
忽沉入海餘四龍悉散須臾天霽蚌仍浮海面珠光照耀
如雪聞此蚌至今尙在上海崇明之間海上珠光一現數
日內必有風雨其光紫赤上燭霄漢忽開忽闔難以言狀
或謂珠光現兩三年內其地必有漲沙屢試屢驗友人陳

雲伯嘗爲崇明令親見之作神珠引以紀其事

小蛇

康熙中嘉興王店鎮西偏有關帝廟僧偶焚香殿上見小蛇長尺許蟠伏神座前驅之不去諦視之首有二角僧知其異以果餅飼之輒食葷腥則不食也夏夜每就河中飲水人有見之者約長十餘丈居人逐之則歸廟中而不知卽此小蛇也一二年後有估船過此舟人見有小蛇蟠伏柁上驅之又來如是者數次舟人遂載以行行至雙板橋忽天黑作雷雨急泊舟俄見一蛇自船尾上昇水隨之湧而估船竟無恙自此以後廟中小蛇不復見矣

搏虎

康熙丁卯吾邑揚名開化兩鄉之間有虎患夜行晝伏報之縣官飭獵戶捕捉絕無音響至癸酉三月忽于石陽見之虎臥草中莫敢撓者少年沈二業販柴適見之以堅木幹直前擊其頭虎大吼跳起嚙其左臂少年以右手托虎腮旋以膝踢其咽喉臂得出呼獵人前放鳥鎗斃之少年以藥敷其臂不十日而痊矣又己巳歲虎入董鳴民居傷一行路人有朱伯卿者持鳥鎗偕衆逐虎利獨擒得之揮

衆人退挺身而追虎追撲朱鎗不能發被傷面額朱卽以鎗直入虎口兩手相持鎗爲之屈虎亦負痛而遁朱猶縱步回家云

魚鬪

康熙三十四年有巨魚鬪于海中其聲如雷一魚死流入嘉定縣地方之小練新港龍首人身長五六丈腥聞數里

牛腹中人

康熙四十四年嘉定縣大場民家有一牛病且死破其腹有一兒不啼亦不動稱之重二十七斤

句容某鄉有夫婦二人喜於爲善老而無子家有一牛忽孕及彌月生出一兒甚肥白能啼哭遂撫育之如己子後知爲牧童與牛頑耍而成胎者也異哉亦爲善之報

魚吐珠

康熙中恩免田賦例業主得七佃戶得三時吳門蔣懷民吏部家居次子手槐甫十齡謂公曰窮佃無告盍盡與之公從其言佃甚感德相率至蔣門叩謝中有佃網得一魚重十餘觔以獻蔣受之給錢二千文忽見魚口中吐出一珠蔣謂佃曰此汝物也汝其持歸佃喜甚歸舟至太湖

珠漸大從掌中躍入河忽起祥光湧出一塔塔頂現樓臺
閃爍絢爛五色氤氳頃刻而滅蔣卽以此魚饋其內兄韓
東籬太史孝基畜之池三日化小魚數百頭亦異事也

塔裂

西安府城南十里有雁塔嘉靖乙卯地震塔裂爲三癸卯
復震塔合無痕康熙辛未塔又裂辛丑復合不知其理

天然大士像

嘉善武塘地方有劉姓世業醫其祖墓上古柏一株偶爲
暴風雨所摧遂伐去柏幹中空其脂膏凝結成普門大士
像長五寸許妙相端嚴纖悉畢具因送招提供奉焉

錫杖禦盜

康熙中諦輝和尚駐錫靈隱寺一夕忽呼侍者曰取吾錫
杖橫山門間今夜有凶人來當慎之三更後果有大盜數
十人各持器械號呼而來僧衆皆驚但見錫杖空中自舞
盜皆退避少頃又來復如之凡三次而天明矣自後寺中
儲粟富有而盜終不敢犯也

鶯粟雞

吾邑龍尾陵潘姓者以訓蒙爲業而喜植花卉所種鶯粟

結一瓶其大如拳既老而採之中有三卵若鵝鴿子潘藏之書篋未一月間篋中啾啾有聲啟視之出三雛試與家雞領之不十日而大逾於鴨觀者如市未幾俱生子每月伏百卵碩如鶩卵人來購者十倍其價潘姓不十年家饒裕矣吾鄉張介軒翁所日擊作文記之甚詳

鼻中人

有唐與鳴者東鄉人偶晝臥椅上齁齁睡熟忽鼻中出兩小人可二寸許行地上疾如飛家人驚異將攫之仍躍入鼻中而寤詢之具述夢狀始知短人者即唐之元神也

見祥爲禍

吾鄉蕩口鎮華某同其子赴江陰科試舟過錫山泊王婆墩忽水中有鯉魚躍起正落其舟華大喜以爲祥遂將此鯉烹而食之舟將發忽起大風舟爲之覆華溺死餘人皆無恙此所謂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者也

樑中出血

吳門徐太守忠亮於雍正初任雲南昭通府知府一日其吳門舊居樑上忽有鮮血自空而下家人異之遂將屋脊拆開並無他異不數月忠亮以任內虧缺銅斤遂落職監

追而死

大甲 抉目魚

海州通潮之港每歲逢閏必有一巨魚或龜鼈之屬隨潮而上遂膠于灘若有人抉其目者大者或至數丈海濱人候之屢驗大凡東海有巨魚流入內地者必無目無目故隨潮而進也相傳此魚在海中作風浪翻船至傷人者必有海神抉其目使其自殉或為人所殺亦如人間殺人案罪之例亦奇矣哉案崔豹古今注鯨魚眼睛為明月珠異物志鯨魚死沙中得之者皆無目任昉述異記南海有珠即鯨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珠桂未谷云鯨為陰精神明在目其身將死而神明早已銷亡矣歷參眾說以未谷為長

貓作人言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子孫至今繁盛舊第猶在有一貓能作人言一日貓眠榻上有問其能言否貓對云我能言何關汝事遂不見又江西某總戎署亦有兩貓對談總戎偶見欲擒之一貓躍上屋去獨擒其一曰我活十二年恐人驚怪不敢言公能恕我即大德也遂放去亦無他異

失金釧

吳江城外地名盛莊者有某家開油酒舖一日友來假貸不能應手因將其女金釧付之暫置質庫閱兩月其友來將金釧送還某隨手放店櫃中是夜寐未熟聞櫃中有聲似鬼嘯舉火燭之見一紙人手持剪刀觸手卽仆取夾賬簿中乃查櫃內銀錢俱無所失惟金釧無有也明晨取紙人出視胸前有鮮血一點焚之啾啾作聲不知其何怪也擬託人到龍虎山控告友笑曰控亦多費是又失一金釧矣遂止究未明其故

食鼈食黿

吾鄉葛友匡爲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鼈常買數十頭養于囊中以備不時一日獨坐中堂聞囊中作人語云友匡汝欲滅盡我族耶汝月內當死還欲害如許性命友匡駭之遂大怒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滅盡烹而大啖之不十日死蘇州有某富翁者致貲鉅萬其子某好食異味一日宴客市得巨黿庖人將殺之見黿垂淚以白某請放之河某怒遂持刀自斷其首首墮地忽躍至梁上咸異之遂烹而食味極美以半饋其姻家以半宴客某坐席僅嘗數臠卽目

眩神迷但見屋梁上皆鼈首扶至寢室則牀帳皆滿矣某
自言曰有數百鼈來嚙我足痛不可忍叫號三日而死諸
人食鼈者皆無恙
廣西太平府城東十餘里有大橘樹一株廣蔭數畝浙江
縉雲縣有某明經者宦遊過此時值九秋紅黃實滿方停
輿渴甚採擇其大而紅者一枚噉之忽兩目發赤徧體腫
痛先脫兩臂復墮兩股化巨蛇入橘林中亦奇事也

背生

歙縣槐塘地方有程姓者產二男背脊相聯啼聲甚響乃
將琴絃作弓鋸之分而爲兩以藥敷之不數日平復生肌
矣後兩弟兄皆壽至九十餘此乾隆初年事

雞作人言

乾隆十年東鄉黃渡地方有勞姓家畜一雄雞忽作人言
云大家要活命其家以爲妖而殺之未幾以訟獄破家後
見三岡志略載明嘉靖間有高橋鎮民家一雞作人言云
燒香望和尚一事兩勾當後倭寇至適值婦女燒香大肆
焚掠而去其事相同

大石

五臺山清涼寺有大石一相傳為文殊菩薩遺跡其石方廣四丈上可容數百人而一人挽之即動不解其理

高宗庚午西巡駕臨試之果然未生為壽顏

蟲荒

乾隆二十年江以南蟲荒四府不登其冬蘇州封門盤門外紅燈四集有人馬之聲其次年春瘟疫大作死者枕藉

牛背書

朱明經

雲翔

有佃戶蔡鳴皋者家畜黃牛忽生黑毛排八

大字左日主皮字二字可辨又一字模糊右則天下太平

四字一時觀者甚眾汛兵率入城報城守營用醋噴濕其

毛不落撫軍某亦見之擬奏聞不果仍發還是歲田禾

大熟並無他異殆豐年佳兆也此乾隆辛巳六月事見明

經自撰年譜

紅雞蛋

乾隆廿五年余時纔周歲有雞生蛋甚紅如胭脂新染連生八九子皆然一兩年間合家康安並無祥瑞亦無災異

失印

諸城劉文正公爲東閣大學士時閣中有銀印一顆忽失
去徧索無蹤已三日矣公謂中書舍人某曰綸扉重地豈
有穿窬耶宜仔細再尋三日後如不見疏奏請交部議處
至第三日暮舍人某如廁於路上似有物礙足審視之乃
銀印柄也取之竟如鐵鑄不可拔急稟劉公用畚鍤掘地
始出不知何緣入地也此乾隆辛卯年事日六月事見
上海縣城內化龍橋爲喬氏世居臨事前有小池一夕潮
忽至直通堂上高一二尺許潮退蒸浮萍淋瀝滿壁莫

不驚異未幾喬公

光緒

爲湖南巡撫其弟

照

爲浙江提督

後三十年陸氏竹素堂上小池亦通潮陸耳山先生

錫熊

爲工部侍郎著四庫全書提要海內聞名

螢火城

乾隆癸巳夏六月嘉定南翔鎮西郊忽一夕螢火團聚至
數十萬周圍三四里望如火城其光燭天觀者如市五日
後方滅

醃蛋有光

乾隆己亥年干將坊黃天禽家夏日切醃蛋一盤暗中有

光如螢火移燈視之則無有也惡而棄之未幾天禽夫婦寡媳兩孫相繼死家道亦落余謂天禽家本應敗壞未必此爲祟也案沈括夢溪筆談載鹽鴨卵通明如玉屋中盡明前古已有之

古樹自焚

乾隆庚子六月偶閱邸抄見太常寺奏社稷壇外圍街墻內有年久老槐樹一株于五月十四日巳時忽于樹節內生烟卽率領步軍衙門人等立時上樹以水灌滅事甚奇憶余乙未歲八月同吳鏡江母舅遊虎邱見鐵華巖上大楓樹亦如之并有火心爆出遊人聚觀寺僧亦以水灌滅之歸而問家君家君曰木能生火此理之常何異爲并言曰雍正年間擔橋之東楊巷蕩中一夕有火光甚盛里人王氏素富疑爲盜舟也遂令家人備器械鼓噪而前並無一舟但見火浮水面而已觀此則知水亦能生火也

異僧

吳門東禪寺有林酒仙像卽宋異僧遇賢也好酒喜食鴿每食後鴿仍從喉吐出飛集梁間至今塑之以示靈異乾隆四十九年春一僧至漁舟以十文買蝦視其錢皆太平

通霄唼後悉吐於河蝦皆紅色跳躍而去

陰兵

乾隆乙巳歲大旱是年十一月初中石湖中每夜聞人聲喧噪如數萬人臨陣響沸數里左近居民驚起聚觀則寂無所有第見紅光數點隱見湖心而已自鎮江常州以至松江嘉湖之間每夜俱有燈光照徹遠近村人鼓譟其光漸息俄又起於前村矣

黑土

乾隆五十年江南旱其次年三月米至石五千文饑民載道吾鄉斗山田中忽生一種黑土其色微黃而帶白星可以做餅煮粥頗清香食之亦飽一時哄動近鄉居民來取土者日以萬計同時安徽太和宿松兩縣地方亦有掘蕨得米者其色純黑至數萬石活人無算當事奏聞有

御製詩

風龍陣

乾隆丙午四月初八日未刻起風龍陣吾鄉石家橋至沈濱官塘一帶拔木發屋者不計其數最奇者有夫婦二人

重三百餘斤亦隨風而去不知所之曹家墳前荒田中有湖廣划子船一隻自空而下中無一人惟有青錢四百千一家臥房內忽發大響墜一包裏內有錢七千文銀二錠又有二人自運河塘上同行皆飛上天一墮吳江一墮常熟各傷折一手一腳更有奇者卽于是月十四日晚馬橋板村鴻山一路發水頃刻二三丈居人逃避倉皇凡草屋土室盡爲漂沒至吾家西莊橋水勢略緩然亦至門檻而止此故老所未聞也

小牛

乾隆戊申年四月有江西客二人持小牛一頭來吳門寓於東華嚴寺來觀者每人索錢七文日以千萬計其牛八足二尾四足在腹四足倒植於背反覆皆可行是年五月徽嚴二府俱大水田廬俱沒餘無他異

谷一猶異

乾隆庚戌年閏峙庭中丞

鵬元

撫吳已數年矣時有內陞

之望署中蓄一貓潔白如雪爲中丞所愛公餘之暇每置之膝上而撫摩之一日見貓尾上漸有硃斑三四日間則純赤矣中丞大喜抱視諸幕客咸以爲祥且曰此得花翎

之兆也未匝月為高郵巡檢陳倚道叩閭入奏遂被逮時馮墨香外翰在幕中親見其事

雪中人蹟

乾隆辛亥正月大雪一晝夜堆積盈尺雪中有男女履蹟各一兩兩相並屋上尤多蘇松嘉湖一帶皆然不知其理也

雙面人

乾隆辛亥秋餘姚儀家橋謝姓產一兒兩面五官皆備作直聲啼咸為不祥棄置野田中聚觀如市嘉慶丙子七月常熟西南鄉羊尖鎮北塘岸上朱姓家生一女有兩頭眉目鼻口皆具遠近觀者數千人案述異記漢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頭面相向四臂共曾卽此類也

一乳六男

乾隆五十七年嘉定縣菜區南四圖地方有周姓者一胞生六男此亦僅見者知縣吳盤齋謂余言載入縣志

神龍攫珠

河南蘭陽城東有王家林離城四里許乾隆五十八年六

月廿一日大雷雨雨止後但見紅光燭天人以爲火咸往趨救並無影響惟見大楊樹上有爪痕深寸許寬四寸從根直上樹瘤中出烟蓋白楊自焚也先是有兩人避雨立林旁小屋中見有圓光一團從窗孔中入大寸許其光四繞不定頃之又有一物如水獺從樑隙中入四足方頭長尺許盤旋梁棟間忽向東壁伸爪一攫圓光瀉地又漸縮小而上仍從窗孔中出其物亦隨而出忽聞霹靂一聲但見此物身長數丈已飛上天大雨又至始知所謂如獺者神龍也圓光者珠也此蕭縣劉君竹一爲余言之甚詳

老母雞

楓橋市浜高家橋顧姓爲兒暮歲使庖人殺老母雞方執刀劃然自斷人皆詫之及煮熟和麵食之受毒者四十餘人三人立斃蓋此雞已畜七年矣此乾隆五十八年事

二龍

乾隆癸丑夏予友周竹珊寓于蜀之犍爲一夕旋颺突起屋瓦皆飛天地晦冥霹靂山傾雨雹齊發耳訇神眩食頃始定平地水深尺許有巨舟爲風所擊架大樹上者有持傘行人飄去數十里之外者庭中捲蓬門窗俱吹出城外

之翠屏山前者惟里文廟未損一椽完好如故是夕風雷時有鄉人見三龍空中追逐向東南而去

大龜

乾隆甲寅六月太倉瀏河口有沈姓者以鬻貨爲業于海中網一大龜長一丈二尺載至梁姓行數十人曳之上岸沈臆念此龜必有明珠索價二千兩久之無有售者越二十三日不飲不食觀者填門梁厭其喧擾詭言有司查訊幸卽持去無累我也沈懼仍曳上船放入于海始舍之圍罔焉不動船乃還約離三里許見龜頭一伸放白光三丈

餘悠然而去觸浪排空左旋右轉海水爲之沸騰乃知前此之任人捕之曳之視之載之放之而巍然不動者恐傷人耳真靈物也

鐵人

杭州城隍山東獄廟有鐵人高四五尺俗謂之鐵哥哥厲樊榭有詩翟晴川湖山便覽亦載之言江上浮來也或傳李宮保衛築錢塘挑土出之杭人云此鐵甚靈顯凡有人盜竊銀錢物件者失主禱之十日內必有應驗余監修表忠觀時暫寓湧金門外王氏祠堂一日失去銀十兩心疑

是燒飯人張姓者問之不認余以危言嚇之其人計無所出乃到東嶽廟叩禱日十日不報應則投爾於西湖其事僅隔七日祠丁之妻忽發痧脹半日而死此銀尙未用也後張姓告余如此事亦奇

龍皮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吳郡有龍鬪于空中風雨驟至吹坍洞庭山湖濱民居無算壓死若干人至六月二十九日味爽吳江垂虹橋畔忽墮龍皮一張約長三四丈鱗大於茶盃

海獸

乾隆甲寅六月朔日海鹽八團地方大雨雹海潮退後有一獸涸轍沙灘長八尺餘色純黑毛如海虎尾尺許無毛四足如魚刺頭如駱駝眼口若塗硃以挺擊之不動以刀示之則垂淚土人觀者數百人咸以爲不可殺擡至海口遂躍起入海中不知何物也誌之以俟博物者

元旦雷雨

乾隆六十年元旦余在福建按察司署中先一日天氣甚熱僅能著單夾衣垂晚更甚如四五月下走廚夫皆赤身

用扇黃昏時雷聲殷殷不絕元旦辰刻霹靂數聲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二三尺至午後始止其年四月鎮閩將軍魁公倫入奏閩省虧帑六百萬自總督巡撫藩臬道府州縣皆伏法

示之棺影

陝西臬司某山東人其誕日前一日於署中廳事陳設燈綵壽聯鋪墊之類時有西安太守同幕中客高晴江俱在座晴江忽見玻璃屏影中有黑漆棺木一具太守亦見之兩人失色僵立臬司某者來問亦見之某遂不樂憮然去棺影頓滅其次日某以舊案被逮入京乾隆六十年事

余自異事

西藏及苗匪邪教未起事先川中所種包穀根下宛如人首眉目畢具李樹忽生刀豆一日早起成都北門忽緊閉不得開視之有大蟾蜍百萬填塞日高始散皆異事也

錦江巨龜

隴蜀餘聞載成都東門江岸有巨龜不輕易出出則小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藩謀逆時曾一見之嘉慶丙辰三月巨龜見於城東之九眼橋後隨小龜無數游漾水面者

三日是歲卽有黔苗石三保之亂逆苗未靖而達東教匪接踵起事蹂躪七載人民死傷至億萬計此龜豈預知之耶按物類相感志載秦惠王破蜀之後張儀掘土築城隨時頽圯後有大龜從澗而出周旋行走儀命依龜行處築之城始成又云龜嘗處其中出則境內有賊觀此則是龜由來久矣具卒休念土代豆一付早汝氣潛非門窓渠開
西魏白虬
余自幼居鄉鄉間有白虬之患每當白露秋分節間稻禾初熟於四更時忽起大霧漫空遍野霧中有白氣一條或兩三條隱隱如白龍而無頭尾其行甚疾人呼之曰白虬此物一過秋收頓減轉熟爲災農民苦之告荒不准而州縣官亦不能據實具詳最爲民害此物總在蘇常嘉湖之間別處無有也案字書無虬字猶言白虹也然此究竟何物殊不可解大約明季始有之

星異

嘉慶戊午十月廿八九日夜衆星交流如織人人共覩庚辰七月十八日夜亦有星移之異廿五月初更有大流星隕于南方光如白晝先是五六月內太陽旁有一點小星

與日同行八月十五日夜太陰旁亦有一點小星與月同行甲申十一月初十夜西北方星隕如雨乙酉十月廿四五兩夜星移如織俱由西北而至東南廿六日夜東南方星隕颯颯有聲最後有大星墮於地其聲如雷

地中犬

嘉慶八年膠城顧浦地方東岸民家掘地得二犬雌雄各一置之甕中旋失所在按晉書元康中婁縣人懷瑤家聞地中有犬聲掘之得犬子大于常犬哺之能食還置穴中覆以磨石越宿失所在與此事相同尸子曰地中有犬名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賈蓋前古已有之矣

蛤中珠

嘉慶甲子長洲徐少鶴學士頌已中鄉榜除夕與其夫人

夜飯食白蛤中出一珠如桐子大以爲祥其明年乙丑中

進士一甲第二

迎涼

有陳某者居近婁門家道素封房屋深邃夏日閑居苦于煩熱因將水龍噴水以迎其涼忽空際墮一磚有朱篆是夜暴卒

搶米

嘉慶甲子年五月吳郡大雨者幾二十日田俱不能插蒔忽于六月初一日鄉民結黨成群搶奪富家倉粟及衣箱物件之類九邑同日而起搶至初六日不知其故共計一千七百五十七按真異事也其時撫軍汪公稼門僅殺余長春一人草草完結

墨線

嘉慶十年三月家小癡客四川之中垣巡司署初五日早哄傳街上彈有墨線痕親自出署觀之自大堂暖閣至頭門百餘步甬道上貫墨線一條詢之居民咸稱本鎮各街巷暨幽僻處皆然成都龍安嘉定皆同日彈有墨線不知何異也至立夏後民間疫病大作四月尤甚成都省城各門每日計出棺木八百四五十具亦有千餘具者先是三月初簡州刺史徐公鼎奉檄赴嘉定催銅夜夢五人從東來自稱行疫使者將赴成都問其何時可回荅云過年看龍燈方回也徐旋省後適見瘟疫流行憶及夢中語卽告制軍議以五月朔爲元日曉諭民間大張燈火延僧道誦經禮懺紫龍燈放花爆民間亦助結燈綵每夜火光燭

天金鼓之聲不絕自錦江門直至鹽市口男女之沓歌曲
滿街卽每歲元宵亦無此盛也如此半月疫果止
嘉慶十二年冬十月長山袁叔塾刺史出京過其焦家橋
舊第已下行李叔墊起如廁廁上有板櫬一條無端自動
初不甚怪遂步至後園距廁止已遠忽見板櫬乍予而來
其老僕亦見之叱之而止殊不可解

嘉慶十三年五月歙縣槐塘地方忽起風龍陣有一龍從

石牌坊下穿過兩牌坊俱

石爲臺粉並未傷人廿三日

渡村亦起風龍陣有兩二

里之外樹

漢口鎮爲湖北衝要之地商賈畢集帆樯

都會也畢秋帆竹書鎮楚時嘗失火燒糧

商船三四千隻火兩日不息嘉慶十五年四月十日鎮上

又失火延燒三日三夜約計商民店戶八萬餘家不能撲

滅凡老幼婦女躲避大屋如會館寺廡亦皆蕩然無餘死者枕藉四十里大雨日不息嘉慶十九年四月十日離土
嘉慶十九年正月十三十四十五三夜有月華人共見
五月初一二日余往高郵途中聞蟋蟀聲六月初一日蝕
七分中伏日寒冷異常俱著皮衣地生白毛江南安徽浙
江三省皆然七月初一日夜太白經天十四日熒惑入斗
牛度十六日狂風拔木十七日夜雨雪河南尤甚十八日
夜天雨血凡有白羅衫白手巾在露天者皆爲之紅自五
月至八月水望西流種種奇異然是年僅旱災米價每石
至五千六七日文秋收不登而已二十一年冬月華更甚
皆以爲明年必又旱詎于正月起至十一月零雨閒作天
無十日晴稍穀俱腐柴薪大貴真天之不可測也

籍里山鳴地動

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山西解州各屬及蒲州同州一帶地
方皆地震河南之陝州閩鄉靈寶亦皆震動惟解州爲尤
甚民房城垣祠廟倒塌無算死者至三十餘萬人惟關帝
廟大殿五間屹然不動自九月起或三四日一動或數日

一動直到次年丙子春夏之交至七月廿四夜解州運城諸處復大動如前後遂寂然其動時如聞地中有波濤洶湧之聲人民男婦老幼俱露坐甯者用布帳遮風而已更可異者是年之十月十二日中谷山大鵝縣巨黃河決百餘里十一月廿九省又有山崩之異

妖言惑衆

嘉慶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氏民或至十年據自稱蓬萊無終老祖朱雀星寶霞佛下世而日二十一日甲子十八地支之說編造萬年時憲書

為一年金木水火土之外增慧助二者為七行並指造字正字為五行字私以一二三四字併為一字稱曰七行字編造字母一書所佈逆詞造破邪顯正明心錄並所印記皆從七行字體又襲教有五等執儀名目復增為九等以花紀官一品紅二品白梅三品牡丹四品芍藥五六七八九品花卉為等威有九品蓮臺名目以分習教等差又定制有三宮六院大將軍大學士丞相王侯公伯下至大六六部諸等級又稱能出神上天親見天宮殿庭路徑畫十圖並造脚冊記載宮室名目謬稱

成事後規仿營建又以黃冊捏寫星宿名凡十萬八千七百三十有一每於私法成輒向同教人自誇神奇天縱妄自尊大同教諸人因其幼本村童忽能書畫竟詫爲天授深信不疑也前一年江南北大旱民人饑饉方榮升竊謂災黎易動起意以八月間潛引其黨刻九龍捧珠印記一顆名爲九蓮金丹云俟三年後坐朝問道時啓用實則逆詞逆書也己卯八月十五日潛糾徒衆于李喬林家會合拜印遂將二逆諸星名目諸書焚化謂能使諸星平附人身而能信之有三醮婦李玉蓮者本有氣臆病腹便便然自稱懷孕者乃彌勒佛信者甚衆玉蓮又自稱曾神遊天上知其福大應與同舉大事而方榮升亦稱玉蓮爲聖創聖母訂期起事云云其語長不能備錄時節相百公府兩江遂奏上其事于九月十一日將逆首方榮升處以極刑其巨魁朱上信朱上忠等廿四人俱凌遲其與知逆情之周智榮趙順等十人斬首其言遂息方榮升濃眉大目兩顴高峙臨刑時猶顧謂其妻曰我等本在天上原不肯下降今仍回天上此後斷斷不可再下降矣其繆妄如此

村牛搏虎

陝西漢中府西鄉縣出一猛虎傷人無筭獵戶與官兵莫能制之有善搏虎某者年老不能下矣衆獵戶官兵稟縣固請其人始出遂入山手握鐵鞭拾級而上卒遇此虎竟爲所殺時村家養牛數十頭正在山上見此虎至羣牛皆退縮惟一牛獨前與虎熟視者久之忽奮力一角正穿虎喉虎立斃報之縣官遂將此虎賞畜牛之家并以銀五十兩獎之一縣稱快未一年畜牛之家偶將虎皮出曬於石磨上牛臥其旁醒而見之以爲真虎也又奮力一角力盡而死

八月十五晡

嘉慶乙亥八月初福建省城南門外地名南臺人烟輻輳泊舟甚多大半妓船也衢巷間忽有兩童子衣朱衣連臂而歌曰八月十五晡八月十五晡洲邊火燒宅珠娘啼一路閩語謂夜爲晡屋爲宅妓女爲珠娘以方言歌之頗中音節連歌三日不知其爲誰氏子也居人以其語不祥遂告鄰近于中秋夜比戶嚴防小心火燭至期絕無音響至次年丙子四月廿九日夜半洲邊起火延燒千餘家毘連

妓舟皆爲煨燼至五月初一日晡時始熄計上年八月十五夜再數至八月又十五日適符八月十五晡之謠也吾友王子若茂才在福州親見其事

龍鬪

丙子七月廿五日蘇州胥門外雙橋茶亭頭有兩龍相鬪風雨大作覆舟者無算染坊架上布皆飛上天

風暴

嘉慶丁丑六月十三漢口鎮大江中忽起風暴飄蕩大小船一千餘隻死者無筭戊寅二月十六日卽于大江原處漂沒大鹽船十七隻其月二十二日垂晚湖南岳州府東三十里城臨磯陡起大風暴一時人力難施沉溺糧艘十七隻並淹斃運丁水手男女數百人巡撫巴公奏聞奉旨豁免一月之內兩遇風暴且同是十七隻亦奇

大水

嘉慶丁丑六月十七蘇州元妙觀雷擊三清殿西北隅大柱碎裂無餘有葑門外道士遊觀其下同時擊死未幾地方官吏及紳士輩欲於東西兩滙購大木而重葺之竟無此料其年十一月常熟福山港口有兩漁船入海捕魚見

水面浮一大木頭尾甚長因言狼山有觀音寺正在興修如帶往江北可得善價卽繫纜向北行堅不可動漁人又言曰豈有神靈護持耶吾今帶往江南可乎言未畢木卽向南頃刻抵岸矣其木長八丈九尺四寸圍圓二丈有餘地方紳士備價購之始得興修此木之所來亦奇歸湘帆少府曰噫天豈以此木將出因而震其柱歟抑殿之不宜毀特遺此木以成之歟不先不後適當其時然則需材之世不患無材而抱材者亦不患不見用于世也

老鶴

吳門有潘姓者居胥門內之來遠橋家有老鶴巢于庭樹聞其聲頗類人言似言某處有藏金乃于後園掘地果得之自此致富道光壬午六月潘姓失火老鶴庭樹亦俱燒死

蛟與龍鬪

嘉慶戊寅五月廿七日蘇州婁門外有地名龍墩者元和縣所轄忽出一蛟與龍鬪冰雹大作狂風拔木雨下如注者一兩時拖壞民房廬舍五十餘家失去男女數人有一人隨風而飛爲龍所攫背上爪痕顯然從空落下卻不死

有一家失去米五十石亦隨風飛去數十里內並無一粒
墮者又一家船四隻牛一頭與船坊牛棚一齊上天不知
所在先是龍墩地方有地一塊不積霜雪不生草木有以
青草擲其地次日必焦枯如焚所謂蛟者卽起于此處蛟
之形似狗而大初起時有黑龍自東飛來與蛟鬪良久旋
有白龍從北來如佐黑龍者踰時而去其近處居民俱所
親見也

塵霾

嘉慶廿三年四月八日酉初刻京城忽有暴風自東南來

俄頃之間塵霾四塞室中燃燭始能識辨其象甚異
聖心震惕因降旨近京之馬蘭峪古北口天津府等處徧
行查訪據馬蘭關總兵官慶惠奏是日酉初南風不過塵
霾幃翳旋有迅雷陣雨傾盆而已據古北口總兵官徐錕
奏是日酉初西南風其色黑黃間有雷聲風氣卽散小有
陣雨未能及寸據天津長蘆鹽政嵩年奏是日酉初並無
塵霾室中明亮北風大作雨勢霏霏自宵達旦亦無雷聲
又據山東巡撫陳預奏是日酉初無風雨至初九日卯寅
時大雨竟日極爲深透合觀各處奏報情節不同古人所

謂千里不同風是其明驗也

黑雲

嘉慶己卯三月十八日山東臨清州城東有黑雲三四團

自東南而至西北白晝晦冥有一二時次年七月某日臨

清城外三四里許有一井井中出黑氣一條其長徑天上

冲雲際一晝夜而滅

龍見

是年五月初八日有龍見于洞庭東山鬚角畢露凡十三

條觀者如堵須臾油雲四塞大雨如注龍亦不復見矣是

日一雨至六月七月八月皆無雨

月初大府尙為祈雨

蟾蜍

嘉慶己卯八月河決開封蘭陽一帶皆成巨浸先是十日

前有大蟾蜍數千百頭隨小蟾蜍幾十萬自北而南若遷

徙狀人莫如其故蟾蜍大者至四五六尺不等亦是奇事

火毬

庚辰四月初江蘇織造府旗干斗上忽有火毬兩個升上

落下更餘便起四更時息如是者五六夜撫軍知之差巡

捕官往視果然先一月前許墅關雷擊旗幟並擊漏稅房
庭柱牆壁與火毬之異不過相距二十餘日耳

羣鼠渡江

案明史藁神宗四十五年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
成羣啣尾渡江而南嘉慶庚辰五月瓜州儀徵一帶亦羣
鼠渡江上年四五月間河南開封府黑岡口一帶先有羣
鼠渡黃河或言鼠屬子水位此水沚山又六月廿六日計
州東北鄉地震倒塌瓦房九千一百餘草房一萬六千
九百四十餘間壓死男婦四百三十餘口被壓受傷者五
百九十餘名見邸報時州刺史爲膚施張芥航先生其公
子杜園爲余言之甚悉

暢春園虎

嘉慶庚辰五月廿七日京師雷雨夜作暢春園虎圈之虎
忽逃其一次早有中貴人三在前湖看荷花卒遇之虎食
其一兩人躍入水中獲免越五日奉 旨命三以駙殺虎
翰林編修吳慈鶴紀以詩云太液蓮開白于雪三人曉起
看花入涼風吹鬢巾袖香池邊駭見於菟出兩人急躍清
池裏一人已爲虎所餌 至尊頌感催賜金 有 旨賞
銀五十兩

與死者 一半殘骸付妻子黑河猛將行如風長槍大槊何豪
雄虎知當死伏不動翻身一箭穿其胸萬夫擣舌軍吏賀
此勇真能不膚挫吁嗟乎期門羽林盡如此太白櫬槍安
敢起

六月雪

辛巳八月余往邗上得偏報云探得督憲差官從北回南
於六月十六日路過山東西大道陰平地方是日天氣奇
冷異常下雪五六寸不等兗州府濟寧一帶皆然

雞異

辛巳秋蘇松一帶雞異者甚多一雞兩翅上俱生爪到
處皆然前人謂之雞距有五爪者皆飛上天又常熟東河
下有雞生子中有小蛇一條如蚯蚓而動又余居之南顧
家灣有雌雞變雄作高聲啼又徐市農家有雄雞變雌生
子不已更可異者江陰有一家雄雞一隻重五六斤忽不
鳴不食若有病者其家殺之以佐盤殮剖腹中有小人一
個長二三寸許頭面手足皆具

南方丙丁北方壬癸

道光二年九月十八日廣東省太平門外大災焚燒一萬

五千餘戶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館與夷人貨物約計
值銀四千餘萬兩俱爲煨燼先是四五月間蘇州有謠言
不用洋錢銷燬至數百萬枚此或其先聲耶是年直隸山
東發水被災者八十餘州縣北方壬癸南方丙丁似有定
數云

巨蟒

道光壬午五月十七日午刻上海縣城內忽狂風拔木
晝晦冥大雨霹靂轟然而來滿城人無不驚駭是時學
左右風雨尤甚有魁星閣最高屋梁瓦石皆飛上天見

龍一條從閣下蜿蜒而起斗入雲中拖坍民房樓觀寺廟
數千餘間直至城外向東南入海而去是日黃浦客商漁
戶等船四百小號漂沒者三十餘隻亦見有黑龍四條追
逐火龍逾時而沒後聞學中老門斗言魁星閣下向有大
蟒一頭其長數丈每于春夏之交蟠據閣之絕頂仰天吸
露已有年矣此火龍者或卽其化身也

環雲

丁亥九月初六日天日晴和交未刻忽見日傍有暈一重
須臾暈左右又加兩二如連環然須臾連環上又加一小

重日在三環之中而外又加一大環環之其光如火焰有五
五色正貫于日之正中千百條白氣俱向東北未起西止
是年十月十三午刻亦如之日光之外又生兩暈亦如連
環然日之正中大環貫之直圈于兩連環之外其向亦在
東北其大環四角有耳如小月狀日明兩暗至西而散不
知是何祥也

鬼神

叢話十五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張撫軍退鬼

張清恪公

伯行

撫蘇時值江寧鄉試公爲監臨故例將點

名先召恩伏二鬼進公大怒正色而言曰進場考試者皆
沐浴 聖化束身珪璧之士爾輩平日何以不報乃正當
國家取士大典一切關防嚴肅時豈許紛紛鬼祟進場
諛擾耶是科南闈無一病者

鄒二癡

鬼神

鄒公履名德基工於書法出入平原北海之間而性情孤峭如醉如癡至今吾邑中人尙稱鄒二癡爲名筆也其父迪光中萬歷甲戌進士爲湖廣提學副使積資鉅萬俱爲公履造園園有鍊石閣公履所居也忽一夕爲羣盜所殺官捕數年不得至 國朝康熙初有捕役高姓者婪賄無數豐衣足食常夏月避暑設一榻張紗幬臥于閣上怡然適也時月色甚明似有人緣梯而上帶烏紗巾著紅道袍徘徊大步高懼心知爲鄒公子乃下牀叩首不止公子曰汝何等人敢據吾閣邪以足蹴之遂墮樓下從人驚起高自言如此天未明遂氣絕人傳而快之初公履死索盜無蹤有女巫能召亡者焚符畢巫忽起行如鄒公子狀喚家奴取杖痛責之曰巫者至賤安得令彼召我家奴言因主人被害實爲不平求主人明示巫言以人殺人事甚平常安問盜言訖巫仆而醒

緋衣神

康熙十一年八月廿六日夜太倉嘉定寶山一帶大雷電空中有二燈前導中有一緋衣者乘白龍甲士數十亦持燈隨其後遠近鄉民盡見之其燈忽高忽低明長視燈光

低處花禾悉壞

鬼戲

康熙中常熟有包振王者係梨園中吹笛手一日忽有人

來定戲云在北門王姓以銀十錠期于某日至期而往則

巍然大第堂中設宴主人出謂振玉曰今日係周歲不可

大鬧以官人幼不任驚嚇也遂點西廂記減去惠明寄書

及殺退孫飛虎兩齣乃定席開場衆方演唱振玉獨執笛

旁坐暗窺坐中賓客凡飲酒俱呷入鼻中其往來男女侍

從人等俱足不帖地而行心甚異之以私語其衆衆曰彼

不欲鬧豈所畏在此乎於是忽將大鑼鼓一響條無所覩

乃在昏黑中則一古墓惟聽松風謾謾而已通班大驚振

玉遂得疾不數日死

錢蓮仙

康熙甲子嘉定陳涵源授徒于龍江里一夕月下忽有女

子來自道其姓名曰錢蓮仙係元季錢鶴臯之女

按太倉州志鶴

臯上海人元季吳元年太倉知州張某以城降張士誠而鶴臯不從結諸邑弟子數千人爲變入嘉定俱送松江獄脅以兵刃當時有集仙宮道士楊仁實救之即其人也言與陳有文墨緣晨夕相聚

錢才調雋絕命題無不立就已而漸聞於人陳亦不以爲

諱至丁卯歲形蹟漸踈一去杳然陳著仙姝傳述其事并錄其送別詩云整頓簪環泣送君依依難向小橋分他年不斷情緣處把酒還澆隴上雲而陳故無恙也

來此仙

秦對巖宮諭家有此仙適吳令君伯成至知其召仙必欲觀之宮諭延之入時所請者云是李太白令君曰請賜一詩此判云吳興祚何不拜令君言詩工固當拜又判云題來時有一猫蹲于旁吳指之卽詠此又判云韻來吳因限九韭酒三韻以難之此卽書云猫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

蝦不喫韭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牀頭一壺酒吳乃拜服

世大打青神

太倉西門水關橋有龐天壽者素好拳勇年七十餘忽喪其子青回之夕其徒數十人聚集豪飲聞總帷中窸窣有聲秉燭照之但見一大鳥人面而立龐急將鈎連鎗扎住其背此鳥欲飛不得兩翼撲人宛如疾風室燈盡滅其徒亦皆仆地喊不能出聲如夢魘者獨天壽盡力拗住死不放手天將曙力乏腕疲鳥竟逸去次日龐滿面皆青數十人仆地者面上亦俱有青印龐後猶活十餘年每見人述

其事猶言當時恨無人助我一臂之力也

送涼

崇明李明經杜詩年七十餘率其徒數人應科試自崇抵崑已薄暮矣徧覓寓所已無下榻處惟東南門柏家廳有樓五楹李遂偕其徒居之時方六月下旬盛暑鬱蒸諸徒舟車勞頓已就榻酣睡矣李獨臥不成寐見殘月漸明樓下如有人聲竊竊私語聞一人曰如此炎天樓上諸公得毋太熱乎我輩夜涼無事胡不上樓代爲驅暑于是漸聞梯上有聲如連步而上者李素稱膽壯亦不畏之少頃漸至榻前各執蕉扇一柄有無頭者則以扇插頸答答若搖狀無臂者以扇插肩盤旋于幃前見數十鬼中肢體無一全者或馳于東或趨而西一人曰廂間進士公下榻我輩盍先送涼旣而曰某某雖秀才爾輩何薄待之我爲之拂暑而獨不至李追諸徒榻前搖扇幾遍將作下樓狀忽齊聲曰揚仁風而不及老貢生非情也遂各舉扇一搖呼嘯而去李徐呼其徒曰今夜得毋太涼乎皆荅曰涼甚李曰汝不知其故乎因徐爲道之諸徒愕然驚起不敢復臥次早詢之士人有老者曰明季被兵時有民人百餘皆潛伏

此樓下既而兵入悉被屠戮無一存者今百餘年此樓尙多崇也是日亟遷寓而去

聞角菴相士

揚州聞角菴有相士寓其中好酒同寓有王叟者亦好酒相與友善每夕共入市中飲以爲樂也一日叟謂相士曰我鬼也能知人死期吾語子自此相者日盛能定人生死咸以爲神仙久之王叟忽不樂顧相士而泣曰某日將與君別去欲借尊嫂腹爲我寓也不解所言未幾叟不見是夜相士妻腹中有聲絕似叟語其言死生如故而相益神積金甚多妻死後遂不知其所終

董庶常

海寧董東亭庶常名潮在京師偶步近郊瞥見一苑有美人彈琵琶甚哀潛識其地次日與同人訪之惟古塚荒煙荆棘刺衣而已爲之駭然未幾卒其同年友湯緯堂弔之云紅袖琵琶摧玉樹青山煙雨葬瓊華蓋紀實也

誦大悲呪

長洲吳西橋業醫其父名元祐字天自年六旬餘甚康健每晨起茹素誦大悲呪十餘徧寒暑無間偶感微疴從昏

瞽中見二鬼攝去覺天黯慘如黃昏至元妙觀東嶽殿仰見有一人正坐者色甚和問汝平日作何事對曰誦大悲呪旁一吏曰心不盡誠雖多不算逐之出兩足無力天又陰雨沿途喚肩輿過其妹婿家停輿直入見其家方晚餐不起延接因詰問之皆驚竄吳怒而拍案有煮蝦一碟墜滿地乃出門仍乘輿歸覺已身臥牀上大駭急命子往詢妹家云鬼嘯案傾不知何故也吳病痊後改號曰補餘美

春杏

吳門沈某其弟早卒所聘某孝廉女過門守貞有年矣忽發狂疾孝廉往問之忽訶詈不識其父也乃默禱于乩仙判曰汝女前生係湖州沈姓子少年時私其婢春杏有孕爲沈子父母逐之投繯死後欲向沈子索命而沈子又瘞沒今其魂尙來作祟欲以捉沈子也須延高僧禮大悲懺三日呼春杏名祭之斯可矣如其言狂疾乃瘳

馬公宋相

吾鄉凡完願酌神俱有馬公宋相別設下筵必先祀之忽忽送出然後歌樂薦登上筵實不知其爲何神也後見士風錄相傳馬公是蘇州葑門人名福以賣菱爲業每晨擔

出閭門過宋相公廟必敬禮之後與人爭角不勝投水死
適宋相公神舟至因收作帳前驅使巫祝家信之私相尊
奉或云馬公宋相俱是五通神部下傷官湯文正公滅燬
淫祀時五通神俱用鐵鏈鎖押加以手靠腳鐐如重犯者
先命縣官拿下其像長屹然不動公正色大罵曰汝還崛
疆耶遂親自動手五像俱倒杖四十投之石湖惟馬公宋
相兩像終不能動問是何神廟祝詭以財神對乃釋之至
今鄉人猶存其祀

城隍

賓退錄極言城隍神之靈顯且各立名字如漢之紀信彭
越蕭何灌嬰張騫之類不一而足卽祀典所云凡禦災捍
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之意也據蘇州府城隍而言向聞
神是湯文正公斌繼又改陳榕門先生宏謀旣又改巡撫
吳公壇繼又改觀察顧公光旭今聞又改陳稽亭主政鶴
矣三四十年中屢易其神豈陰陽亦一體耶

嘉慶元年十一月余在兩浙都轉運使幕中十五日夜月
食七分二更餘俱已寢矣忽聞人聲沸天急報城隍山上
火起通天皆紅延燒四五千家所有杭州府仁和錢塘兩

縣及布政司糧道學院衙門前一帶民居皆成白地是夜有原任嘉興府方公雲亭在運司前一小樓作寓見火光中有紅燈數百圍護一宅火至輒息意此宅必是積善人家當記之及天明往看乃城隍廟也

錢桂芳者通州秀才爲人慷慨正直古之君子也年四十餘忽與妻子泣別將爲陝西褒城縣城隍言明日本州城隍神來拜會相約吾當去矣妻子大哭桂芳曰死生定數哭之無益乃灑掃一室供設香案衣冠而待次日城隍神果來儀從甚盛妻子無所見也桂芳哀求曰我有七旬老母可稍遲數日否城隍神首肯曰當代爲轉詳東嶽神其子不準吾不能主也忽不見越三年其母卒未幾桂芳亦死其門弟子李西闌爲余言

惠山王婆墩對岸有漢紀信廟里人謂之都城隍廟每年三月廿八日爲城隍生日是日歌樂喧天遊人無數惟後樓三間寂靜無人登之可以眺遠有男女兩人私約至此將解褻衣忽見金甲人叱之投兩人於樓外適墮河中一生一死甚矣哉神明之靈也

長洲蔣時菴少馬尊甫篁亭先生生而聰穎四歲入塾祖

佚圃公授以忠臣孝子四字卽記憶不忘佚圃公知其爲大器且訓之曰汝高祖參議公於明鼎革時杜門養母母喪哭泣以致雙瞽此吾家之孝子也汝高叔祖都督公甲申之變一門十五人殉節此吾家之忠臣也篁亭八歲卽爲二公作忠孝傳伯父光祿少卿紫峯先生奇之十一入長庠康熙辛卯癸巳登鄉會榜官戶部郎中 特簡廣東廉州府知府時同邑吳容齋先生由工部員外出知江西吉安府二公俱爲名宦有吉安安民廉州廉吏世治官清歡一喜地之謠及蔣 能官歸兩浙制府李敏達公薦督

浙江海神廟工仲子元泰隨行公一日清晨忽謂元泰吾廿三四間當死人咸不信廿三日果病二十四日早復呼元泰曰我平生不言鬼神事但奇兆有徵今夕當去第我守廉郡實有愧於朱仲卿之嗇夫桐鄉也公從叔瞿圃公亦在海寧詳詢奇兆公曰參議公遺訓二篇忠孝兩全此時已證佛果矣餘不言至戌刻端坐逝未病前家人夢中恍惚聞呼殿聲儀從甚盛云是廉州來接新官者此雍正九年事乾隆中公姪芝岡公名衡官江西糧道署藩臬篆有藩有書吏邵某云伊父向在粵東高廉道幕屢至廉

州城隍廟瞻拜廟祝常言神蘇州人最重忠孝節義有節婦族人欲奪其產將謀害之節婦知其事避於廟族人尋蹤至甫入廟見阜役數人持棍擊其背不勝痛苦遂逃歸節婦自此安居無恙

揚州有倪瞎子者孑然一身寓舊城府城隍廟起課每日得數十文以此度日有風雨無人來則枵腹過夜一日有商家小夥發財偶攜妻妾入廟燒香輿從甚盛倪知之竊於神前默祝曰彼爲下賤榮耀如此我本故家飢寒如此何天之無眼神之不靈也是夕忽夢城隍神拘審神曰爾

何以告狀彼命應享福爾命應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耶殊冒昧著發儀徵縣杖責二十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姊嫁儀徵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肚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巡夜官問之不答遂褫其衣責二十板其甥聞之立出辯明已杖畢矣神之靈顯如此

鬼迷

杭州張仲雅先生名雲璈自言幼時隨其尊人任安慶太守年才七歲有婢某者嘗伺之一日婢閉門浴忽不見遍處尋覓見地板隙似露衣襟遂發開婢已昏迷久之始醒

自言近日獨坐房中有好女子年可十七八嘗往來於窗外每曝衣履此女告以將雨宜早收又言明日應有某夫人來應辦何事可預爲之無不驗也今日我方就浴見此女來約到其臥房初至一小逕甚窄遂側身入見所居甚華麗正臥其榻也太守疑爲鬼物所憑遂將是室關鎖署中老吏云數十年前有某太守妾爲夫人所妬死於署此其鬼耶然婢並無恙今年七十餘矣

滕縣遇鬼

蘇州有盛雲川金藻庭者爲吳茂生店夥進京貿易共僱一車過滕縣天忽曠黑不復辨路見一大宅擬投宿謂其闌人曰不意迷塗至此欲求一席之地但不知主人爲何大官闌人曰是都統徐大人之居都統歿後惟夫人在須稟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入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杯盤一公子出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目所未覩金盞踏不安盛以貿易而有措大風謂公子曰尊大人官至極品公子得恩蔭否公子不答盛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俱瀾翻否乘此良宵相敘且有此美酒佳餚盍行一令以見公子才學公子又不答金視之似有怒

容離席去侍兒隨之入內一蒼頭出謂二人曰汝等觸怒我公子將羅禍念汝等俱蘇州人與我有同鄉誼速隨我行二人卽呼車隨之行計走三里許至茅舍蒼頭推門入曰汝等請進吾有職司不能奉陪二人秉燭四照見斗室中止有一榻揭帳視之一人閉目而睡寂然無聲鬚髮皓然身祇尺許正驚疑間忽有狂風自帳中起燭光遽滅二人竄伏暗室怖不敢喘假寐于地久之東方旣白人屋俱亡實臥于棘叢古塚間耳狼狽而起車夫亦如昏迷者逢耕人始得官道又行數里乃見滕文公問井田處

神人呵護

蘇城史家巷當雍正乾隆間蔣沈兩家各有四第蔣氏助教坦菴公在堂父子會魁兄弟館閣沈氏毅齋礪齋溶溪三太史同時貴顯里人夜見兩紅燈往來東西照耀光徹通衢凡二十餘年迨助教歿後沈亦中落自此紅燈不復見矣

瞽目見鬼

乾隆戊子歲蘇州沈塵緣學博需卒於婺源任其太翁蘭谷明府正宰四川郫縣已七旬家人隱其事莫之告及蘭

谷以雙警告病歸一日忽謂家人曰頃間吾目忽明見霽
兒袍服對我叩首殆已死耶家人乃以實告

鬼阜隸

錫山北門外有泉安土地廟隣女年十七頗有姿色一日
女入廟燒香見泥壕阜隸而笑之是夕似有人來求歡似
夢非夢雞鳴而去自是無夕不來女知其鬼也乃告父母
問其貌女曰似類某廟中右邊阜隸者遂授以計候鬼來
時以竈墨塗其面次早矚之果然其父乃持挺擊碎之鬼
不復至余聞其事笑曰阜隸如此淫惡爲土地神者何在

耶

彭半壺

彭半壺江西人忘其名游幕蜀中善敎勒術未弱冠已入
泮食廩餼有文名旣長卽棄舉子業在龍虎山學法三年
遨遊天下歷幕顯要飲酒食肉如常人彭不自言術人亦
不知其術也有某宦者官蜀中太夫人年老常臥病見鬼
物一鬼以扇扇之卽背冷如冰一鬼以火熨之卽身熱如
火百醫不效彭適在座聞其事曰此病旣有鬼吾能治之
某甚喜至晚於篋中取木劍一小羊角笞二披青布道袍

盥漱畢焚香朝北據案而坐執筆書符甫一點疾呼天君
名焚符後取羊角小筮三擲三立觀者驚駭彭在外方召
將而太夫人已親見鬼物被神擒去矣旋聞庭中如數千
鴨足聲逃避後園彭一路追逐至後園默運片時曰吾已
放火箭三枝恐鬼物復來也次日見後園枯桑樹上有三
焦眼高低不差累黍太夫人病自此愈後半壺忽道裝芒
鞋竹杖辭別故人曰從此入山不復與諸君相聚矣問何
往笑不答或畱與飲仍茹葷酒不知所終

鬼婚

有洞庭漁人蔣姓者其妻死所遺一子年四五齡無人照
應時適有漁婦氏新喪其夫生女亦四五齡於是媒人
爲之說合竟再醮於江蔣婚未一月病甚忽見吳氏故
夫鬼來索命甚急且大哭曰吾與汝無仇何得占我妻又
占我女決不汝代也蓋兩家子女長成又欲爲婚姻已有
成說矣蔣大懼乃答鬼曰吾故妻某氏與君妻年相若亦
與君爲妻可乎鬼大喜跳躍而去乃寫婚書一紙與楮鏹
同焚之不數日而愈以後寂然按張華博物志任昉述異
記俱載有鬼神婚嫁之事卽近代五勝郎君又其最可異

者也

淨眼

揚州羅兩峯自言淨眼能見鬼物不獨夜間每日惟午時絕蹟餘時皆有鬼或隱躍於街市之中或雜處於叢人之內千態萬狀不可枚舉畫有鬼趣圖卷中朝士大夫皆有題詠真奇筆也乾隆壬子歲余遊京師晤兩峯輒喜聽其說鬼言在玉河橋翰林院衙門旁見金甲神二長丈餘焦山松寥閣前見一鬼長三四丈徧身綠色眼中出血口中吐火或曰此江魑也一日有友人畱夜宴推窗出溺一鬼倉卒難避影隨溺穿狀殊可憐又松江胡中丞寶瓌亦淨眼嘗清晨見屬員有兩鬼在前橫坐於窗檻中丞呼止之以告此員聞者莫不驚駭而中丞怡笑自若

吳蔗薌名

鳴捷

安徽歙縣人嘉慶辛酉科進士出爲陝西

咸陽令能白日見鬼每日所見者以數萬計似鬼多於人一日見有兩鬼爭道適一醉漢踉蹌而來一鬼避不及身爲粉碎一鬼拍手大笑傾之又有一人來碰笑者碎裂如前碎鬼亦拍手大笑看此兩鬼情狀最妙蔗薌親自言之

關聖顯靈

鬼神

嘉慶元年白蓮教匪據楚北之當陽我軍急攻其利用礮
總督畢公正檄軍中立時督鑄有一人詣營門言荊州右
衛署後廢地中有之雖立時鼓鑄所不及也其人忽不見
如言掘之果得大礮十三位過山鳥二十七小礮九位大
小鐵彈子無數咸以爲關聖顯靈云

鬼差救人

蘇州王府基相傳爲明初張士誠故宮今橋道廢址猶在
有旱河一條天雨積水大晴則涸一夕有醉人從此經過
被鬼迷惑下水水甚淺不得死忽見持燈者從南來大聲

曰爾被鬼迷耶隨吾燈走醉人隨之但見燈上有長洲縣
正堂五字意此人是衙門中人也行至元妙觀前宮巷見
持燈者從一家門隙中隱然而入時醉人方醒叩之門閉
甚固少頃有人開門哭曰吾兒死矣乃知持燈者爲鬼差

耳

鬼燒天

余寓居釣渚者十二年釣渚之水東接華蕩西連家菱宛
山諸蕩水中蘆荻甚多每於春初黑夜西風颯然見水灘
上燈光閃爍須臾數千百燈又并爲一燈天爲之紅士人

見之者號曰鬼燒天聞之故老云順治間天下初定此地賊盜甚多羊尖有席宗王者練鄉兵拒之焚燒盜艘數千隻於家菱白米諸蕩民賴以安此燈之異或尚有陰魂未散耶

陣亡鬼

乾隆五十三年臺灣既平所有杭州京口江南各處駐防兵丁出師陣亡者例將辮髮解回原籍照例撫恤其解官是閩縣五虎門巡檢韓興祖也行至同安投宿適客店窄小巡檢官另住一店其夜便有無數鬼物作鬧有一解差膽甚壯大呼曰吾奉憲牌解汝等還家因何抄鬧耶有一鬼答曰韓老爺不在此吾等便說說話何妨次日韓知之不論水陸總在一處住宿安靜之至先是軍需局設在廈門之天后宮前臨大海每至深更聽海中鬼哭似有百萬軍鼓之聲夜夜如此撤兵後遂寂然

大娘娘

余姪媳楊氏于歸後生一子一女忽發狂登牆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吳興口音云大娘娘我尋你三十年乃在此地耶婢媼駭之因問尊神從何處來有竈孽否荅曰我本

某家妾主人死我方懷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內姪爲後及分媿是男也大娘佯喜不意於三朝洗浴時竟將繡花針插入小兒臍中啼哭死我亦自經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捉汝矣言訖乃大笑不數日狂益甚伏地號呼若用刑者然未幾死論者云如此案情極應早報乃隔三十餘年耶於以知冥司亦廢弛公事也

喚鴛鴦

錫山有司馬問渠者喜吟詠館蘇城華陽橋顧氏最久死後降乩適顧氏有人在乩前問家中休咎乩云兄弟睽違同燕雁君臣遇合喚鴛鴦不解其語是年顧氏侍護名翔雲者北闈中式首題君君臣臣四字從弟秋湄得信即遣婢至侍護夫人處報喜婢名鴛鴦斯已奇矣後侍護况春甫常客河南不得聚首如燕雁之代飛更奇

嫖鬼

福建南臺閩安口多妓船妓名珠娘又名蹀躞婆以其赤腳不裹足也每與嫖客宴飲正嬉笑間忽有一妓欠伸者便神色如迷不省人事卽入臥榻自解褻衣若有人來淫之者客知之必遠避移時而醒問其故曰此水魃弄人也

或曰是善嫖之鬼也

烏程江某以翰林改官任直隸青縣

縣適發賑從中節省得金恐上官督過之乃告病歸初至家即見一

巨鬼長數丈青面高鼻紅眼著白衣手持鐵鎗若欲殺之

者大懼急呼家人忽不見既而有謠言抄其家江愈恐

遂將所有盡埋之人無知者未幾忽中風疾不能言語兩

手足皆跣終日臥榻上如醉如癡而已自此室中鬼日益

多厥狀猙獰五色俱備作鬧無虛日江既死家中亦顛倒

祇剩一孫由是遷居屋售他姓嗚呼財之作祟固如是邪

還我鬚鬚

虞山歸氏有小婢名金杏者隨主母往祖師廟上長幡見

前殿有塑像鬚甚長金杏戲挽其鬚隨手脫去歸而病忽

發狂作噓語云還我鬚鬚不絕于口莫解其言適輿夫來

知其主母許以重裝病乃愈

齊梅麓先生名彥槐中嘉慶十四年進士以翰林改官出

宰吾邑自言少時同兩三友人遊後園看梅花有表叔某

鬼神

二十

者沒數年矣忽於梅樹下見之遂執手痛哭談論家事移時而去同遊者絕不知也時日將暮友人相呼欲返遍尋不見及點燈招之先生從梅樹下應聲而出並無他異不一年其表叔家事大變蓋冥中亦逆料之也

買乳

瀆川有周某五十無子因娶妾越數年始得男喜甚惟妾體弱兒乏乳因僱乳媪哺之一日妾忽作囈語云我在冥司費多少錢買一孫汝產薄乃不自乳而僱他人耶某審知其爲故父語也因以妾乏乳對復言曰此易事我仍向冥中買乳來明日可速遣乳媪去且命多焚楮鏹次日妾醒兩乳湧出遂自乳之遣媪去

神洲廟

虞山有神洲廟不知始于何時其神爲女像端嚴美麗凡婦人求子者輒禱焉嘉慶己卯歲有諸生錢雲驥者偕友人讀書其中錢素狂適夏月暑甚謀移神像而置臥榻于殿上一友領之一友止之聞于廟僧僧亦曰神最靈不可也錢笑曰吾視神美若果靈當現形與我同宿遂上殿抱之出而移其榻是夕錢驟病家人知之迎以歸病益劇

不數日遂死其一友領之者亦染外症幾半年而止之者則無恙也曰吾賦性美善果靈當與世同歸豈意逆子冥殛之六丈北之問于祖曾亦曰賦性靈不吳門某居葑溪家本小康其叔擁厚貲無子死遂立某為嗣某素無賴不善事嗣母又日事嫖賭不顧家及母卒草草殯殮停棺不葬者至十餘年并歲時祭祀亦忘之矣一夕鬼嘯某秉燭出忽見其叔父母以挺擊之某大呼逃避復來擊立時死家貲蕩然去不自死而僥他人耶某者吾邑諸生有鄭宗臣者生一子年纔十五六習為不善宗臣惡之子亦苦父之拘束也乃取墨匣為小棺捏泥像置棺中題曰清故邑庠生鄭宗臣之柩埋於庭前其僕見而諫之不聽埋甫畢兩足忽騰踴痛哭不已一彈指間氣遂絕天之誅逆未有若是之速者也

討債鬼

常州某學究者以蒙館為生有子纔三歲婦忽死家無他人乃攜其子於館舍中哺之至四五歲即教以識字讀書年十五六四書五經俱熟亦可為蒙師矣每年父子館穀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積乃為子聯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

死乃呼其父之名父駭然曰某在斯汝欲何爲病者曰爾前生與我合夥負我二百餘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尙應找五千三百文急急還我我卽去矣言訖而死余每見人家有將祖父之業嫖賭喫著不數年而蕩然者豈亦討債鬼耶

鬼物憑臨

大凡人之生死或有恩德或由冤孽皆有鬼物憑臨其間不憑臨不死也如水火刀繩鬪毆跌撲以及虎豹蛇噬墮馬墁牆之類雖是定數亦由其人之冤孽使然人不能主也揚州鈔關對河有何姓者開豆腐店頗積資財年二十五六忽喪其偶有鄰婦新寡年相若遂與通約爲夫婦婦將所蓄五六百金盡以畀何未幾何聽媒妁言別娶他姓女婦聞之憂鬱成疾然不敢告人也及病將死於呻吟語其所親曰吾昨控城隍神與何質訊彼已定腰斬矣言訖而絕是年冬江南北苦寒風雪時作黃淮俱凍不解者至二十餘日何偶欲入城過渡失腳落水適有尋丈大冰隨流而下觸其腰斬爲兩截觀者如雲莫不駭異嘉慶十四年事也又廿三年四月蘇州承天寺前有老嫗年五十許

忽思遊虎邱日日自念曰吾能一到虎邱死無恨矣其夫笑曰虎邱不在天上行卽至耳遂命一童隨之出閭門未逾時已到千人石上仰見樓閣巍峩喜形於色遂拾級登五十三參至天王殿下癡立不動忽聞梁上訇然一聲殿傾矣此嫗壓爲齏粉而童子無恙也觀此二事豈非有鬼物憑臨者耶

王大王二

江陰有殷某者中乾隆癸丑進士官湖南同知嘉慶初年教匪滋事殷同在軍營佐理有兵卒王大王二者爲教匪所扳害殷未分曲直竟殺之以爲功後丁艱服闋補順天府治中忽發痰疾嘗持刀欲殺王大王二日日作鬧家人輩恐傷人以錫刀換去鐵者殷忽將窗櫺亂斫皆爲之斷卒狂死

三善

吳門顧杏川太史

元愷

於嘉慶十八年秋從金陵鄉試歸

過京口偶感冒寒熱大作忽作囈語云有北固山神偕鎮江府城隍丹徒縣城隍俱來迎且賀曰君今科必魁榜君祖父有三善上帝皆紀錄之矣顧不信遂同往文昌宮查

訪云云及歸家病旋愈是科果中式

祭品用熱

邵北崖桃渚隨筆載松江某氏請乩仙有近鄰陸成衣亦降乩曰我爲某家土地受其香火甚安但祭品皆生冷不可饗乞寄言某家爲我具熱者如其言以告鄰某越數日乩復降曰前日我一言累其家多費幸爲我再告之以後祀我不拘葷素但求熱者可也大凡祭祀之品需用熱者余亦嘗持此論考古之鼎彝皆有蓋俱祭器也其法先將犧牲粢盛貯其中而以蓋覆之取火熬熱上祭時始揭蓋若今之煖鍋然所謂歆此馨香也若祭品各色俱冷安謂之馨香耶余家凡冬日祭祀必用煖鍋卽古鼎彝之意以此法用之掃墓尤宜敢告世人共知之此理之易明者

兩指

太倉王氏一樓素有鬼人不敢居諸生陸某館于其家獨不信竟移榻中夜見二鬼徙倚漸近一鬼曰樓有貴人一鬼曰什麼貴人伸其兩指曰不過此耳陸心喜以爲必登兩榜及年六十餘以歲貢鄉試中副榜蓋兩貢生云

鬼神

鬼神

圭

虞山風俗以三月二十日興龍舟余見有划船老爺者一
做口船載一木像以艚倒行紗帽袍笏鬚鬢有鬚邑中無
賴子弟以儀仗擁護奉若神明旌旗滿船雜以鼓吹其船
有南划船北划船之目南划船相傳是前明錢御史繡峯
家園中採蓮船也不知何人取以出城奉張睢陽手下將
官南霽雲像以實之故牌額上稱南府後北城無賴羨慕
之亦照樣打一船稱曰北府俚鄙可笑一至於此然其所
謂南府北府者皆無廟祀借民房爲居言神愛其家居住
其家必發大財每家居一月亦有居十日者又遷別家輪
流旋轉香燭盈庭宛如祠廟謂之落社雖邑中士大夫亦
不以爲怪也龍舟一出兩船隨之民船皆讓男女老少雖
坐舟中咸起立屏息無譁極其誠敬道光五年萍鄉劉君
元齡字房伯卽金門侍郎子來署昭文縣事以其在 聖宮前落
社竟敢乘轎放炮以爲大不敬遂燒其船碎其像一方稱
快焉

陳三姑娘

青浦金澤鎮有淫祠曰陳三姑娘者有塑像附東嶽行宮
每年逢三月廿八九月初九遠近數百里內男女雜還絡

繹而至者以數萬計燈花香燭晝夜不絕鄉中婦女皆裝束陪侍女神以祈福祐或有疾病者巫輒言觸犯三姑必須虔禱於是愚夫愚婦亟具三牲到廟求免廟僧拒門不納索費無已亦看其家之貧富富者至少三十番然後延入以爲利藪地方上有庠生楊姓者爲廟中護法與僧朋比剖分相傳禱祝時必撿擇美少年入廟哀求尤爲響應真可笑也三姑娘者云是吳江之蘆墟人居三白蕩邊年十六七美麗自命有桑間濮上之行其父覺之遂沉諸湖後爲祟由來已久道光六年十一月余友徐君旣若爲青浦少府先有孝廉倪皋者稟於臬憲奉文禁止又有徐某與楊姓爭利互訟江府歷年未審旣若抵任後聞此言之鑿鑿乃奮然親往廟中果有其事遂鎖拿三姑娘下船其像盛粧織足體態宛然觀者數千人咸以爲不可褻瀆神明叩求寬免恐觸禍也乃載歸置縣堂下縱火焚之其訟遂結民之愚惑如此其後聞京獄廟左近有鄉婦半夜忽然讒語自言爲三姑神欲求一舟送其渡河遠徙其夫少遲則三姑神大哭曰天旣明恐不及矣此亦氣數也言訖寂然卽徐少府鎖拿之日也

王老相公桑三姐

又常熟鄉民每有疾病輒禱王老相公及桑三姐相傳老相公者係本地人一生好酒乘醉投河一靈未泯因而爲祟禱者先備餚饌醇酒置病人榻前使兩鄉愚作陪酒三行漸移席出門外且至近水河濱預僱一舟又移席置舟上卽解纜搖到大河空濶處陪者忽詭相怒大罵攘臂遂將席上所有餘酒殘餚盡棄河中以爲送老相公去矣桑三姐者亦本地人生時頗美偶與和尚一笑彼此直出無心其父疑之遂將三姐捆束投諸水中和尚聞有此事亦投河以明心迹一靈未泯亦爲祟鄉間至刻畫像俗稱爲佛馬是也病者亦禱之此三事相類皆狄梁公之所謂淫祠當禁也

人而鬼

有傭工李姓者自言在嘉定東鄉爲人挑棉花入市其時有四更餘霜風颯然聞荒塚中隱隱哭聲迤邐漸近見一女鬼紅衣白裙披髮垢面李挺立不懼遂將所挑之杖敲之鬼隨墮地號呼視之則人也蓋慣以此法奪人財物者李罵曰汝欲嚇人耶吾破汝法矣嗚呼人而鬼獨是人也

